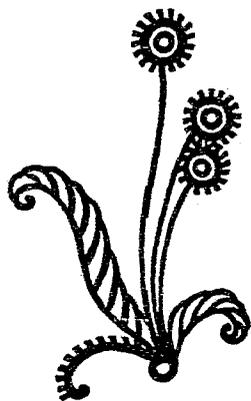


# 癡白

著 洛 鼎 葉



MG  
I 246.7  
565



3 2173 9875 3

沙明五之死

白癡

前程

妓女的歸家

霜寒

目

錄



請大家想想罷，這是什麼道理？他碰來碰去都是這一種人！

他自己本來已經窮得不堪除掉包在身上的的一套穿了幾年，脫了幾個鈕子的西裝外，一樣都沒有了！假使他再要窮一點，便是在街頭討喫的叫化子——唉！叫化子倒總算還瞧得起他的，昨天他在馬路上走着，有一個小叫化子向他哀哀哭叫，朝他磕了幾個頭，可憐他終究不能在衣袋裏摸出一個銅板來給他！——他從來沒有嘗到富有的滋味，猶之從小出家的和尚從來沒有嘗過女人的滋味一樣。他今年到了國去走了一轉，他幾件舊行李丟得乾乾淨淨，回國以來，想找一點最下級，最被人家看不起的事情做，也終於沒有找到。一天到晚既沒有吃飽又沒有穿暖，昏頭昏腦，自念自語地在寒風凜烈的馬路上走走，走到筋疲力盡的時候，只得勉強裝出一臉笑容

到朋友地方去坐坐，本來不必去坐而不得不去的地方已經坐得不好意思再去坐了，最近只得到新認得的S君地方去坐。

他的認識S君是因喝酒而起的。他可以說一點也不了解S君，但是他一看到S君的面孔就可以使他同情他而做了個好朋友。他雖則沒有問過S君的歷史，但從別方面聽來也略略知道他的一點來源。S君本來在一個中學校裏當教員的，今年夏天特地辭去教員的事情，丟掉幾十元一月的薪金，到這地方來辦雜誌，不料這雜誌出了兩期，竟沒什麼人去睬牠，於是S君的事業既沒有成功，心裏又裝滿了鬱悶，而生活上更沒有一點着落了！他現在住在一個亭子間裏，這亭子間足足有五尺見方。亭子間裏有一張二尺寬的小鐵床，（這是房東借給他的，）有一張二尺長的寫字檯（這也是房東借給他的，）有一個二尺高的小窗戶，有一張一尺多高的小椅子，此外就是三四十本破書，此外還有一盆洗了幾次臉~~裏~~沒有潑去的墨水，此

外還有一塊破面布，幾枝禿頭筆，此外便沒有什麼說得出來的東西了。一個十五枝光的小電燈泡孤另另地從天花板上垂下來，把這種種東西照得清清冷冷，模模糊糊，一點活氣也沒有。

他來看S君的時候，只要在外面街堂裏高叫一聲，就看見S君一個黑魆魆的頭探到那二尺高的小窗戶口頭來答應他。黃昏的燈光烘托在S君的後面，映見他那瘦骨嶙嶙的頭，面部的凹凸顯得很是分明，頸項很細很細細得快要折斷的一般，肩膀扛得和臂膊成了直角，蓬鬆的黃頭髮像一盆枯萎的菖蒲似的種在他的腦頂。於是S君抖抖索索地，扛着肩胛悄悄地下樓來開了他。在那黑影裏，他就隱隱看他那青白色的眼睛睜得很大，發出一種可憐的閃光在朝他笑，——這是一個人寂寞中見一位朋友自然而然發出來的笑，他的心裏就來了一陣微微的悲痛，於是跟着S君悄悄地上樓，兩個人就悄悄地在那被小電燈泡照得清清冷冷，模模糊糊的亭子間裏

悄悄地談起來了。

——你今天怎樣過去的呢？身體還好嗎？

他總這樣關切S君，問他。

——有怎樣的過去呢？剛剛從床上爬起來，飯也沒有吃，也不想吃，吃了十六個銅板燒酒，唉！做人做到這地步，還是死了乾淨罷，可恨他不容易死！

S君聽了他的話，總用兩隻手很很地抓著頭，苦笑著回答他。

——現在的世界真不成個世界，灰心是徒然的，只好忍耐着，不論大事小事去尋一點做做，苟延殘喘罷！再不然，只得寫一點東西，發洩發洩肚子裏的煩惱。

——找事情？上那裏去找？誰來睬我們？寫東西？腦筋已經破碎了，還寫得出什麼東西？寫出來也是無聊的，誰要看這種無聊的東西呢？人家

也和我們一樣窮，那有閒工夫？

起初總是一句兩句談些這種話，後來這種話也談得沒得談了，就只好彼此默然相對着，靜靜地坐過去。這時候亭子間裏雖則有兩個尙能夠呼吸的人，但假使沒有這兩個人的時候或者還比較有些生氣。

有時候，大家也感到這種一無生氣的景象太不吉利了，兩個人，就再悄悄地走了出來，到極冷靜的馬路上，衙堂裏去亂走一頓。走到不能再走的時候，S君就回他的亭子間，他就獨自一個人去找地方睡覺。

這一次正是濃霜佈滿天空，滴水成冰的時候，他又像幽魂一般，影子一般地來望S君。S君仍然在窗口答應一聲，仍然抖抖索索扛着肩膀來開了門。他想走進去，那亭子間裏的景象早看得厭了，要想全S君去喝兩杯熱酒，身邊又沒有錢，他嘆了一口氣：

——今晚到什麼地方去走走呢？

——上Z的地方去吧，他這兩天很想看看你呢。

S君想了一想這樣說。

於是兩個人就和兩溜幽魂，兩條影子一般地到Z的地方來。

他和Z不過在路上見過一面，並沒有談過幾句話，不能算十分熟識的。Z這兩天很想看看他，也許因為自己的景況不好而想起了他的景況而生出同情而想和他談談罷？Z住的這個地方是一個前樓，所謂前樓者也不過是S住的亭子間的兩倍大，還因為住着兩個人的原故——Z和Z的妹妹。樓上攔着兩張床，用細竹竿叉起來掛着兩頂灰撲撲的帳子，中間一張小台子，沿牆堆着些燒飯用的家伙，又有些雜七雜八的破書。他和S君走進去的時候，Z和妹妹正伏在台上吃晚飯。

——吃晚飯罷，今天我們燒着一點線粉湯在這裏呢。

Z見他們進來，立起來用毛竹筷指着一隻破鍋子裏的菜說。

——我們早已吃過了。

他和S君同說了這句照例客氣的話。

他坐下一張藤椅之後，已經沒有可以使S君坐的東西。S君把他們燒飯剩下來的一爐殘炭火捧了過來，再順手拖一個裝米用的洋鐵筒子來放在屁股底下，就蹲了下來和他烘着手。Z和妹妹吃完了飯，也都癢了過來。

Z想看看他是自然應該有許多話要和他談的，但是起初大家竟想不出話來說。Z抽過一本雜誌來放在炭爐上面看，後來S君第一個感到這未免太淒清了，把頭搖了一搖，搶去那本雜誌：

——看什麼書，想點無聊的笑話來解解愁罷。

——過着這種日子有什麼笑話可談呢？就有笑話，也是笑不起來的！

Z說了這句話，樓上的空氣又靜默了。

——你們這房子多少錢一個月。

好容易他想出這一句短語來對Z說。

——十六塊錢一個月。

——自己做飯吃可以便宜些嗎？

——便宜也便宜不到什麼。不過自己可以隨便些。錢多的時候吃兩頓，錢少的時候吃一頓，沒有錢時候就不吃，把肚皮做伸縮，這樣省省罷了！

——B校那裏幾時開學？新校那裏怎麼樣？你的事還能繼續下去嗎？

——這也只能看我的運氣，消息是一點也不知道，假使他們不把我忘記呢，就保存了我這一隻破飯碗；假使不成功呢，又去告訴那個呢？唉！反正做事也不能維持，不做事也還是不能維持，頂多犧牲了我們這兩條性命罷了，這也算不了什麼東西的！

Z極愁傷而又無可奈何地說着，坐在他旁邊的他的妹妹，她那有病態的臘黃色的面孔就突然變得慘然起來。

——這又有什麼傷心的呢，又有什麼難過的呢？唉！

Z看妹妹難過的樣子，呆呆地只好用這種話去安慰她——但是她並不因為這幾句而就得了安慰，她的鼻子忽然縮了一下，兩粒珠般的眼淚就索的拋下來了。啾的一聲，炭爐裏的殘炭冒上一溜青煙，這青煙迷住了大家的心，面孔全都慘然了，樓上的空氣又肅靜了！

這樣地過了好一會，S君方始唉聲嘆氣地用火筷靜靜地擊着爐邊說道：

——碰來碰去都是些傷心的事，都是些傷心的景象！然而傷心又有什麼用處呢？現在的人誰不是這樣傷心，誰也不能安慰誰，誰也管不了誰，國也快亡了，人也全可以死了！唉！上帝！上帝！你也救不了我們這些人吧？你看了這種現象也自傷心不了吧？唉！我們只有只管今天不管明天之一法，索性不要飯，讓他餓死！還是去喝酒，酒總還好的，一天到晚在醉

中過，把這世界忘去了罷！能夠大醉一場醉死了，或者醉倒在馬路上被汽車軋死也是極痛快的事，然而喝酒也還要錢，這錢又從那裏來呢？這纔要命呢，天哪！你也未免太刻毒了！

——唉！喝酒去！喝酒去！Z！你是不會喝酒的，有幾個角子嗎？借給我們去喝酒！這樣坐下去，就是有這幾塊炭火，也煖不了我的胸膛！

過了一會S君又這樣對Z說。

——不要喝酒罷，我又不能陪你們去喝酒！

Z君望着S君的面孔說。

——萬斛愁腸也只要有一斛酒，渾身的病也只要酒來醫，你們看我這兩天舌胎都發黑了，這也許是被酒燒黑的，但是我希望牠把我渾身都燒黑，一點痛苦也沒有！

S君一面說，一面把舌頭吐出來，看他的舌胎上像塗了一層墨一般。

.....

Z 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從褲袋裏摸出一塊洋錢給 S 君，S 君把這洋錢送進了自己的褲袋。他就和 S 君立了起來。

Z 把他和 S 送下樓，來到陰沈沈的衙堂裏，大家明知要見面是極不難的，却很有些依依不捨的情形。Z 的妹妹的慘然的面孔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他想她這時候也許在那樓上哭起來了吧？就對 Z 說道：

——請上去罷！

只見 Z 的面孔上露出一種很難過的樣子，身上也很難過似的低低說道：

——我看你們走出了衙堂，轉了灣再上去。

.....

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和 S 君走出衙堂，回過頭去看，Z 還立在衙堂

裏，彼此同聲幽幽地喊一聲道：

——明天再見，明天還能看見嗎！

他和S君一路走着，這條正當新年而又是深夜時候的馬路上已經靜得什麼聲音都聽不見了。天也是很靜而且高，霜花暗暗地在上面散下來，一灣寒月掛在左邊發出冰冷的寒光，北風像刀一般迎着他們的面孔劈過來。他和S君勾肩搭背地抱在一起走，走到一個夜酒店裏來。

他們坐在一排疊着的酒罈的旁邊，兩筒子酒就攔到那張新漆的冰冷的桌子上來。酒店還沒有上排門，街上的寒氣一陣一陣往裏面湧。那燙得來的酒是滾熱的，但是在酒筒子口上發了一回蒸氣就變得冰冷了。他們一杯熱酒，一杯冷酒喝着，終於不覺得身上熱起來。Z的妹妹的面孔仍然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他仍舊默然不說一句話。

——你今天爲什麼這樣難過？爲什麼這樣不高興？爲我S而不高興

嗎？唉！我是無可救藥的！爲Z而不高興嗎？這也是無可奈何的！我和Z比你和他更切近，他總算是少爲了解我的一個人——唯一的一個人，他和我一樣窮，但我用了他不少的錢，唉呀！那又有什麼話說呢？你爲他難過，他爲你難過又有什麼辦法呢？……

S君蹙着眉心，一邊大口喝酒一邊把眼睛睜得很大發出一種可憐的閃光對他說。

——我並不難過，我一點也不難過。

他勉強這樣說，只得故意把精神振作起來。

吃完了幾筒子酒，最後兩筒子酒燙了幾次也冷了，杯子裏的酒也冷了，他只覺得身上越變越冷，一絲熱氣也沒有。S君也不再說話，再不喝酒，上半個身體伏在桌子上，一個頭髮蓬鬆的頭倒在臂膀上很命地搖着，肩胛抖抖索索地，嘴裏喃喃啞啞地，頓着腳：

——好冷！好冷！天啊！你太冷了！

他用手去摸摸S君的手，好像摸着大理石雕刻的手一般，再摸摸他的衣服，知道他衣服裏並沒有一絲棉花，他今天才知道S君是穿的夾袍子。他感到天氣越變越冷了，他趕緊扶起S君來，叫堂倌來算了賬。

走出店門來，S君走路的時候他的腳已經沒有了把握似的，他以爲S君喝醉了，他問道：

——S！S！你醉了嗎？

——不醉，不醉，那裏醉！冷呵！快走，快走，不快走怕會凍死了！他聽見S君說了這句話，突然有一陣惡寒從他的脚心由腿部，由脊骨直透上頂門，他的頭隱隱發痛，也急急朝前面走。

S君和他分了路，他立在這邊路上望着S君，看見S君的頭重重地埋在胸前，兩隻瘦瘦的袖管像鹹鷄的翅膀一樣又在兩邊，渾身抖抖索索地沿

着人家的牆脚七顛八倒地走。他看得心裏難過起來，想追上去送S君回去。忽然馬路上來了兩條極強烈的燈光，跟着這燈光便是一輛大汽車嗚嗚地怪吼着，像隻吃人的大獸一般直飛過去，撲叉一者，把一輛很小很小的黃包車撞翻了。本來一個在馬路旁邊平平安安走着的黃包車夫，就突然翻了一個筋斗坐在階沿上。他把S君忘記了，立刻去看看那個黃包車夫。

寒 霜



妓  
女  
的  
歸  
家

這是九月二十邊的一天，北方的九月勝比南方的十月，已經很涼很涼的了。吃過晚飯之後，到一個小姑娘那裏去，這小姑娘是一個妓女，一個月之前我認識她的。

自從到北方以來，逛簪子已經成了我的日常的功課，每天到一定的時候，就不得不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上簪子去了。我明明知道這種不好的習慣於我種種方面都有妨害，但要改變過來又不可能。我每每自譬自解說這是一個人無聊中應該有的事，但仔細想起來總以為這就是一般所謂「荒唐」的行徑，是許多墮落的人的初步；不過退一步想時，又以為我這種毫無用處的人，反正是這樣的人，就是墮落到底也還不過是墮落，所以雖然自己恐慌，而簪子却還仍然逛，并且非但逛簪子，有時還要抽抽鴉

片。這一天，也就是這樣自問自答地解說一會，一面走到門外，跳上了洋車。

洋車直向「日本站」——因為那裏日本租界，又有一個大車站，所以當地人取了這名稱——去。這地方在我日常中雖然常常埋怨說是乾枯乏味到不得了的，但是當此初冬的暮色中却也有種動人的情味。高朗的青空之下對着馬路盡頭之處的一簇如火般燒着的紅霞，只覺得厚呢大氅也抵不住寒涼的空氣，一大羣寒鴉從西飛過來時，更令我想起往時在家中過冬的情景。我便莫明其妙地忽然感到些淒楚而又覺得頗自適，一方面，似乎有些連帶關係，又想到那小姑娘身上去。

她只有十五歲，那瘦瘦的形容第一天就合上了我的口味，又很巧，當時我和一個原先姘在一起的二十三歲的女人吵了幾次口，於我近來的安慰上覺得她更其重要了。我摸過她的手心，十分楊熱顯然有了什麼病毒，當

時頗爲之惋惜了好幾天，但是後來打聽出來，才知道她還是個「清信」（妓女之未成人者），至於身體上的熱度則由於一種其他的虛弱的病症，本來面孔上也沒有血色的，我就恍然大悟。我又知道她曾經讀過幾年書，也已經能看很淺近的小說，也能夠寫極簡單的信，我便格外推崇她了。

「這是一個十分可惜的女孩子，秀芬！你是又可憐又可愛的！」我常常轉着這念頭，坐在洋車上也轉着這念頭。

秀芬的那個院子是很大的北方院子，裏面有四十幾個姑娘，房間排列的猶如大輪船上的房艙一般。我到那裏時已經有五點來鐘。電燈已經放肆地燒着，男女的喉嚨也放肆地喊着，在一聲「五號打帘子」的巨喊之中，我便一抹頭鑽進了秀芬的屋子。

兩個月來我得了不能喝茶喝酒的病，喝開水已經成了習慣。因爲淡而無味的白開水終究沒有意思，用白糖調入開水給我喝的事情也成了那

一個專門伏侍秀芬的伙計的習慣。我一坐到坑上時，一碟南瓜子的旁邊來了一杯糖水，另外還有一匣日本的「角砂糖」。那伙計是一個彈眼睛，尖嘴吧雷公似的面孔，他所給我的印象起初先覺得他很忠厚，但後來又看出他有許多兇暴的表情。一個在鑿子裏當伙計的人的兇暴最討人嫌，而且對於姑娘沒有敬意尤其會引起客人的憎恨，所以我爲了他幾乎不想到秀芬那裏去。

後來在別的姑娘處聽到一個有趣的消息，彷彿說他和秀芬有些特別的關係，因此我有一次便特別注意他的面孔，覺得他面孔上的某部分很有些和秀芬類似，我便疑心他是秀芬的親戚，也許是她的娘舅，那末他那不恭敬的地方也就無怪其然，我也無從替秀芬代抱不平了；不過他那敲竹槓的方法，每次把大盆的水菓端上來，這雖然很替我裝場面，而我這個不必要場面的客人對於賞錢却很痛心，終於感到他的討厭。

秀芬正在吃飯，看見我去了立刻一跳一跳地跳進來，依據習慣把面孔朝大鏡子裏再三照了幾遍，便用兩隻又熱又瘦的手來摸我的手。

「我的母親搬到日本站來了，咱們一同上我母親那裏去，我惦记着我的母親呢，咱們現在就去。」她抬起面孔向我要求說；因為姑娘們不容易出門，要是同客人出門那客人又必須掛一個「條子」，那「條子」之掛是要錢的。

關於秀芬的身世，她早已對我說過的了。秀芬是一個孤女，她的母親是個寡婦，本來兩口子單單靠着「搗把」（做兌換的投機事業之稱）度日的。五個月之前飲去了本錢，就把秀芬送進了窰子。

那寡婦就獨自一個住在「南市場」的一個小客棧裏。因為那裏的房租漲價，又因為想和女孩兒接近一點，屢屢想搬到日本站來。這事秀芬早就和我提過好幾次，并且一開頭就說要我和她一同去看她的母親，現在既已

撥來，她自然急於要對我說，急於要我和她同去了。

自從我懂得「逛」以來，起初資格較淺，凡是遇到一個妓女總以為她們很是悲苦，每每要發生一些無意味的同情。漸次閱人既多，那無意味的同情心便隨時泯滅，後來受過她們的幾次小小的刺激，就非但沒有同情心，反而覺得她們個個都是十惡不赦得無可救藥了。卽如我和那二十三歲的女人姘在一起時，我已經是老於軋姘頭的態度，吵口起來彼此常用市井之間的下流話語互相咒罵，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和可恥的。這種趨勢我自認為被環境征服的結果，自己也不願意去研究這結果的好壞。可是我之對於秀芬，極其奇怪，自從認識她之後便覺得她之能夠感動我者竟是很多。只要想，一個有病的寡婦——她的母親有殘疾的——和一個孤女組織起來的人家，而這人家異常的窮，因異常的窮便再把這有病的孤女和有病的寡婦離開，而且這離開有病的寡婦的有病的孤女還是在簞子裏面當供人娛樂，

受人踐踏的姑娘，這難道還不足令人淚下嗎？所以我每每在秀芬房裏，橫身在水炕之上時，就被不幸的灰暗的命運所引誘，幻想着那些同一樣是上帝之子而被一般上帝之子所不齒人們的悲哀之臉，我就不禁悚然淒然得傷心而且忿恨；一方面，又忽然覺得我的境遇太好了，這無聊的享樂也成了罪過了。這是無論如何是可憐的。然而又有甚麼辦法呢？可憐的人，終要可憐到底，人類根本上就是利己的動物，我雖則這樣可憐秀芬和她的母親，但是又那能在別處節省一點下來去週贖她們呢？世界畢竟是個矛盾錯亂無理的世界，憑着人們的感情去分說誰是可憐誰是幸福難道就是真的道理麼？

「快把衣服穿起來，俺們一起走罷。」秀芬急不容緩催逼我。我聽了她的話，一邊動了一片成全人家好事的心腸，一邊又想去看看她家裏的情景，已經來不及去痛心那一張「條子」的費用，就答應了她。

我們在滿院的姑娘和伙計的注目之中走出院子，那個雷公似的伙計在前面帶路，另外還有一個院子裏的伙計頭兒在後面押隊——這是免不了的壓迫，因為客人和姑娘一起逃走畢竟於「掌班的」（開鑿子者）有所損失的。

時候已經黃昏了。在滿街蕭寒的燈火光中走過去，不多遠，就到了街的稍頭。只見那雷公似的伙計已經變成了一個瘦削的黑影，朝一條更其蕭條的橫街上走進去。等到我們轉灣時，連那瘦削的黑影也不見了。街的右旁，立着兩座高與屋齊的木造的崗亭似的東西。

「在那裏呀？」秀芬在我後面喊起來。同時我聽見自己的皮鞋在不乾淨的街面上寂寞地響，而面前，一列矮牆直送出去而終止於幾株筆立的黑松之下，松後面，一株滲淡的紅霞還像舊布條一般飄着。空氣却因而嚴寒了，似乎是江雨年底的情調。

「就在這裏！」回答的聲音從左邊發出。模糊中，那雷公似的面孔探

出在一個極其矮小的門洞外面，裏面黑得很，然而旁邊一個破旧的玻璃上却染着微弱的黃光，顯然裏面已經點了火。

秀芬述說她的家景怎樣怎樣時，我就幻想出一幕窮人家的佈景，把個跛足的婦人孤孤單單放在裏面作爲她的母親。我曾經也到過清苦的鄉下人家，那陰濕的地皮，破裂的牆壁，破敗的用具和種種灰暗的傢伙都做了我的幻想的材料，以爲我那幻想出來的景象已經很夠貧苦的了。然而大大的不然，我沒有料到人們的想像力竟薄弱到這樣。

雷公似的面孔在模糊中發出灰色的聲音，我就讓秀芬在前面走着，自己跟在她的後面走，用腳去摸索不知道成什麼形狀的塔沿，跨過不知道成什麼形狀的門檻，知道自己正在鑽一個狹而不深的衙堂，衙堂的兩邊，當我走過時却發出一種脆薄響。

「媽呀！」秀芬在黑暗中發出快樂而又淒涼的一喊，似乎正和我一

樣，因為不知道從那裏進去而慌張。

「誰？——來了嗎？」只聽得同樣快樂而淒涼的一個聲音悶在牆壁的裏邊，同時，牆壁中間的一塊忽然朝一旁縮進去，彷彿裂開一個大洞似的，微弱黃光就從洞中射出，而我們就走到那黃光的範圍中去了。

「這是×老爺！」雷公似的面孔也伸到那微弱黃光中，把我介紹給裏面的人。

當時我的感覺竟是木然而且漠然，面前已經沒有再進一步的餘地，只覺得我直立在一個奇異的，窄小的地方，我的眼睛模糊，因為那不大遇見的微弱的黃光實在不足以使我去認清楚一些東西，而那些東西又幾乎都埋藏在一種奇異的煙霧之中。

「阿呀！沒有地方好坐喂！」別一個聲音在我的耳邊响着。確實沒有地方好坐，仍然直立在原地方，我的眼睛漸漸可以看出些什麼東西來了。

真是一個不可到的地方，但是要我承認她爲一個「地方」却是很難的，并且假使要我來住這種地方也是無論如何不願意的。一共就只一間約有六尺見方的屋子，一個碩大的土炕膨脹在中間，勉強讓出沿門一帶的一尺寬的地皮，這一尺寬的那一端，和土炕相連還有一副土竈。當其時，我和秀芬立在那被土炕和土竈讓出來的一點兒不甚平伏的地皮上，一個婦人正爲我的驚擾而在土炕上爬動，剛才那客氣話就是她說的。雷公似的面孔呢，仍然伸在裏屋與外屋之間，因爲裏面再不能容納他的身體了。

我走進這奇異的屋子來似乎成了一件大事，一時那空氣就驟形慌張而擾亂，我自己也不知道開頭那一個極短的時間是在何種情形中經過的，直到秀芬用手指着那土炕邊緣對我頑皮地說「坐下」，我才一聲不響的到炕上去。我取下帽子，放到近處一大堆破東西上面去，就看出那一堆東西原來是許多破爛衣服和破爛箱子，彷彿是個垃圾堆。我的頭又觸着一件冷冰

冰的東西，才知道這有一片舊毡毯從一條橫貫屋中的鉛絲上垂下，正好比特爲做那土炕的幕表，猶如舞台上的幕布一樣，這一定用來略禦寒氣的，然而上面却有一個地圖似的窿窟，邊緣枯黃，是被火燒成功的。

「到坑上來坐罷，坐在那裏是挺冷的。」炕上的婦人連忙很不安地說，聲音急促得像喊叫一般，一定要讓我上炕坐。然而因爲我終究沒有上炕，就連忙從那垃圾堆上扯過一條薄棉被，墊在炕邊上。秀芬是早已爬到炕上去了。那雷公似的面孔才可以進來，伸出一隻手，把炕上的一把瓦壺掙出去泐水。

我天天出入於簾子之門，無非是以錢買笑的勾當，「情分」兩個字已經被我忘記在男女之間存在了；現在爲了一點好奇之心和玉成人家的區區志願，竟受到這種親戚般的客套，很感到一些不安。從走進那屋起，到坐下土炕取下帽子止，很想尋出一兩句關於探訪一類的溫和話；然而，在那

模糊的空氣的壓迫之下，我的腦筋也有些模糊而變爲呆鈍，并且不知道由於什麼原故，那微弱的燈光照到之處，更有一種濃厚的陰沉沉的寒氣比外面格外利害。我的鼻管便忽然傷風般堵塞着，喉間也有些發起燥來。想藉爲安她們的心起見，只得把姿勢略爲改動，假裝舒服將身橫下。其時，進屋的時間較爲長久了，那微弱的黃光就較爲明亮了一些，使我的眼睛再去明白地分辨週遭的一切。

首先更其認清楚的是那發出微弱的黃光的一件小東西，那是一枝筆管粗細的白臘燭，粘在一面躺在炕上的洋鐵鏡子反面。她的光向左，右，後面射去，照出三面沾有各色污穢而形成各色奇怪花樣的牆壁，那一陣如煙如霧的東西原來就是這牆壁和燭光混合起來的。燭光射到前面去，照出另外一面用報紙糊在高梁桿子上而成的牆壁，一扇日本式的紙門嵌在半邊，讓出我們剛才進來的一個大窟窿。報紙早已冰裂而正在處處跳動，高梁桿

子蕭然排列在裏頭。於是我恍然大悟，知道剛才進來時那牆壁之所以有聲音，又所以會分裂開來的道理了。更有一大塊黑氣蓋在這奇怪牆壁的上半部，是那垂着的毯毯的影子。牆壁左脚下，正是那一座土竈，土竈沒有鍋子，大張着口似乎很飢餓，這不幸的燒飯傢伙怕多日沒有受到火的薰染了。我把這一切約略看完，格外不佩服自己的想象力，我再沒有想到這樣一切才是我幻想中的一切，這一切才是一個帶有殘疾的寡婦存身之處。

這樣的存身之處還是用六塊金票（日洋）租來的，租這存身之處的六圓金票和一切生活費還是靠一個女孩子在簪子裏掙來的，而這在簪子裏掙錢的女孩子還是個有病的女孩子。假使我從小就住在這屋子裏，沒有出過紙門一步，我一定不會知道外面有這樣一個世界，至多祇能從那灰暗的破牕中望見外面的一片天色和裏面的空氣有些不同，然而那一抹輕淡的天空，也是悠悠自得地無關心的。

當我這樣用足力量去研究一切的東西時，秀芬早已和她的母親在談話了。她們正靠近那蠟燭的微光，微弱的燭光就照出兩個淡黃的面孔，由兩個淡黃面孔的嘴吧中吐出淡白的蒸氣，使那微弱的燭光有些搖動。並沒有特別的表惰，正和一般母女談話一樣，毫無悲哀的聲調，不過充滿着慈愛與溫和；然而我的心裏却忽然凄切，彷彿那寡孀就是我的母親，而秀芬却又是我的妹子，這間屋子也就是我的屋子，那一切就是我的產業，我覺得那一切都異常之寶貴而且可愛，寶貴而可愛得以及於感到深刻的甜蜜和悲涼。

「你就這樣過冬天嗎？」心裏很凄切，不知道一種甚麼力量逼着我，這樣朝那寡孀問。我特別注意到那寡孀了，那寡孀，有三十幾歲，並不顯得衰弱，但面孔上的肥肉充滿了虛黃的腫漲。她是一種滿洲人的裝束，頭髮總結在顛頂，黑色絨馬褂繃緊她的上身，兩條腿盤坐在炕上，像和尚的

打坐。

「這那能行，將來是非燒爐子不行的，可是，沒有煤，也還可以對付吧。」她這樣不敢肯定地回答我，虛黃的面孔從秀芬方面移向我這邊，這才看出她的眼中充滿着悲哀。「請到炕上來坐罷，那是挺冷的。」因為我這一問又引起了她對於我的注意，重新連忙很不安說。她的上身向前動，似乎想來扶我。

「不，我一點也不覺得冷，這樣坐滿不差。」我也連忙說。然而我實在不覺到暖和，那陰寒之氣彷彿正沿着我的小腿蜿蜒而上。

「你說他冷呢，你看他把冬天的衣服全穿上了。」秀芬指着我对母親說「喏喏，這麼厚的駱駝絨。」把我的大氅翻過來，朝着那燭光。

「敢情是呀，裏面還穿着洋繩衣服呢！」寡婦忽然舉起蠟燭，來照我前胸的坎肩兒，悲哀的眼中彷彿放出一絲燦爛的光，輕輕吁了一口氣。這

一口氣吁得我有點不安，我的幻想便又開始：我想，假使同時兩個沒有衣服穿的苦人，一齊在寒冬深雪的曠野中赤條條地走路，一定一個人也不至於凍死。但是假使一個人有衣服可穿時，結果那沒有衣服可穿的人一定要凍死的。這就是幸與不幸的分別，毫沒有方法可以挽回的。這種思想不知從何而來，但我只覺得胸間很悶氣，悶氣到難於吸呼，重新沉默着。

這時候那雷公似的面孔把一瓦壺開水送到炕上來，另外一隻手又送上一包榛子。

「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好喫，這是榛子……」他在我的後腦邊說，已經不像窩子裏的伙計，却像我的親戚了。

「哈！那是煞玩意兒？」秀芬忽然高興地喊起來，用手指着那炕與牆成角處的一小團黑東西。

「那是梨兒，」寡婦連忙說「剛才破不開錢才買的。喫梨嗎？就是有

點兒壞了。」她拾起那黑東西來供在我面前，害羞似地說。果然是個梨子。

「我不喫涼東西。」我說。忽然有了一個奇怪的感觸，我覺到和那寡婦似會相識，很明白，她的鼻梁和眼正與那雷公似的面孔相同，我從前的推測便證明了一半，那伙計是秀芬的娘舅。

我也有過娘舅，我想起我的娘舅來了。我的娘舅是個肥胖的土紳，死了之後同族的人爲着他的家產鬧過一場官司的。然而秀芬的娘舅不像娘舅，他是個雷公似的面孔，在簷子裏伏侍外甥女的。

「我要喫，我要喫。」秀芬發出天真的笑聲，伸出兩隻手，但那兩隻手彷彿有三十幾歲了，因爲指節長而瘦，手掌薄而黃。

「別鬧罷，你給我少喫一點涼的東西，那不是好玩意。」寡婦的面孔重新由我這一邊轉向秀芬方面去，煩惱而又教訓地說，真的兩旁突然有了兩條悲切的紋路，燭光把她的鼻子的影子塌在她的左頰上，像一個臟傲的

模型。「你在那院兒裏什麼都要自己當心呀，咱們就靠你一個人，身體頂要保重！」她叮嚀着說，於是她們談到院子裏的一切了。

我重新沉默了，只能去聽她們的聲音，去省她們的動作，不過那聲音彷彿很遠，動作也似乎在夢中。

「啊！這小孩子，你冷吧，這一點兒衣服。」寡婦伸出和秀芬同樣的手，去摸秀芬的袖子。

「不，那院兒裏挺暖和，我還穿不住這些衣服呢。」秀芬說。

「敢情是……」寡婦疑惑地說，眼睛便又望着我，「不行，你看人家的衣服。」她忽然思想着，「要不然，把我這件絨馬褂墊在裏面穿。」她立刻要解開那黑絨馬褂的鈕子。

「不要不要，噯，你真是……」秀芬連忙止住她。用譏笑的眼睛望着那哀慈的面孔。

「那末你這鞋子呢，你一雙鞋子穿多少日子？」寡婦的眼睛重注意到女兒的鞋尖，那鞋尖上有一個小破洞。

「一個月一雙，還有一個月穿兩雙的人呢。」秀芬豪爽地說。用手拍着脚。

「哪你可要節省一點，咱們掙那幾個錢還掙不出鞋子的錢來哩！」寡婦突然睜大了眼睛，但眉心却蹙起來，似乎極憂愁。

「明兒我也買你那皮鞋，你一年才穿一雙皮鞋吧，那是挺結實的。」秀芬朝我撒嬌般說，就用眼睛來尋我的脚。寡婦的眼光也想來尋我的脚，但是我的脚放在陰寒的地皮上，冷冰冰的套在皮鞋裏。

「嗎？……」我突然驚醒，却不曉得用什麼話去對她說，只好再動一動身體，表示並不是不睬她。

「呸！你穿那幹絲，那才貴呢！」寡婦不屑來看我的皮鞋了，嚴利地

說。

「哈哈，你那末着急……」秀芬似乎笑她母親的着急，小嘴張着像金魚，露出一排小牙齒。

「錢來得不易呀！」穿婦說。

但是秀芬不聽他，另外在思想，「喏，這一點兒錢你替我存着罷，媽！」一隻手插到小衫的口袋裏去，掏出幾張小紙票來。

「那給我花掉了你可別着急，我是要花掉的，我最怕你來和我吵鬧。」穿婦伸出一隻手，要接那紙票，却又警告般說。同時，她的袍子向一邊拂去，露出她的破棉褲，她趕緊收回事，扯那袍子去遮蓋那些漏出的棉花，那棉花彷彿像豬油。

「唔。我自己放着罷。」秀芬扭一扭頭，把紙票重新收到小口袋裏去。

「喝！這小子！……」我覺得需要這樣說，便這樣說起來。但是寡婦却不和我表同情，她反而露出慈祥的一笑，幸運般地嘆口氣說：「你看她是多利害呀！」就用手去摸女兒的臉。「好孩子，上天保佑你罷！」再和愛地對女兒說，然而最後的一句，我聽出她的哀音來了。

我仍然沉默在幻想裏，這時候我的幻想異常的碌亂，並未形成何種境地或一個整塊的思想，只覺得空氣還是那般冷，鼻子還是那般傷風地裹着，外套的鈕扣正解開，似乎有一隻冰涼的手在摸我的胸膛。微黃的燭火依然照着那為我看見的一切，三個人的影子各據一方爬在灰暗的牆壁上。應外面，天色已經昏黑。昏黑之中另外有人在談話，是那雷公似的面孔和窸子裏的頭兒。

再這樣繼續了一些時間，已經到了差不多的時候，也不知道誰先說了一句話，探訪似乎就因此告終。秀芬爬下土炕來。我却早已直立在那陰濕

的地皮上，用手去取那放在一堆破東西上的帽子。屋中重新慌張而擾亂，寡婦在土炕上爬動。

『去了嗎？那末急？』她用手撐着上半身，再用上半身拖着下半身，一直拖到炕邊，很急促。

我已經在鑽過那紙牆壁的大窟窿了，把帽子擎在手裏想行一個禮，重新去注意那被微黃的燭火所照出來的如煙如霧般的一切，這一切似乎我自己的。那寡婦，已把下半個身體垂在炕邊上，微黃的燭火在她後面惛惛地搖動，她的影子很大，也在牆上惛惛地搖動。

『明兒來啊！我不能夠送你們。』寡婦兩隻手支在土炕上，腦袋向前伸出，似乎要跟我們出來，但是只好這樣說。

我退到大窟窿的外面了，又到了那黑暗的衚堂裏，急於要戴上帽子，急於想出去，然而心裏却又戀戀不肯捨，望着那被微黃的燭火所能照出來

的一切，很悲切，又很覺得甜蜜，那一切似乎是我自己的，寡婦似乎是我的母親，秀芬似乎是我的妹妹，這次探訪似乎是我歸家。

然而我已經完全是立在黑暗的衙堂裏了，我已經戴上帽子了。「請不要客氣，我是隨隨便便的。」我這樣說，似乎行了一個禮。

探訪告終了。經過那兩個高與室齊的木造的岡亭似的東西從橫街上穿到大街上去。仍然是雷公似的在前面帶路，窰子裏的頭兒在後面押隊，我和秀芬在中間穿過蕭寒的滿街的燈火。滿街的燈較前更燦爛，但是較前更蕭寒，忽然一陣燒臘的香味從冷空氣中熱過來，聽得一片豁拳的聲音在一家酒館裏。

十六年，十月，二十，在奉天南市場。

前

程

如今，因為人們之各有前程，各有志望，想把我的朋友魯君來說一說。

從甚麼時候起和魯君熟識（我承認相識和熟識之間大有區別）的，已經推想不清楚了。然而我知道有魯君這麼一個人的時候，似乎在前七年的秋天，其時我也自以為是一個有志有望，汲汲乎奔向前程的青年，從商店裏嘔了氣出來，趕着一只大紅皮箱，進了學校的寄宿舍。我既然這樣忽然而變成了一個學生，便熱心去觀察那些本來一向是學生的同學們。人才濟濟，聽見鐘聲而搶入飯廳去的頗多瑰悟奇偉和各色各種的人。其中就有一位軀幹修偉，面色蒼然，帶近視眼鏡的影子時時閃過，當時他每一閃過的

時候，我對於所起的情緒是怎麼樣，記不起來了。不過，大概從那時候起，逐漸地，知道他就是現在所說的魯君。而且，又不知道由於何種調查，知道他已經有了家室，是一個完全的成人了。更其明白的，記得他那時候的確穿着綢的皮袍子和緞子馬褂，似乎是鄉紳，也似乎他家中搬得出些錢來的。

從那時算起，似乎隔了一年，憑着我的志望的努力，頗交了幾個同學。憑着幾個同學和我的才智，便計較出一個反抗學校重利盤駁學生的惡德的方法，說是大家另外去租房子住。在一次開學之始，我便帶着行李趕到我們那新居去。那新居中照理應該住哪幾個姓什麼的人，我並沒有弄清楚。然而當我一走到樓上，我聽見一聲宏亮的歡呼，一隻巨手伸到我面前，一個軀幹修偉，面色蒼然，帶着近視眼鏡，穿着綢的皮袍子和緞子馬褂——這正是魯君。我便和魯君熟識起來了。

這樣和魯君正式熟識之後，我們便雜然共處在一所大樓房中。當時大家是學生，對於各自的前程都很渺茫，但也似乎都有希望。魯君誠然是一個瑰梧奇偉的人，在那團體中還是顯出繩幹修偉的儀表，就被人家加上一個「大力士」的美名。然而我，從小就以「小」見長於人，那時依然還是瘦小，却偏偏和魯君對面去擱一張鋪。有了這一種滑稽的對照以後，我對於魯君的羨慕和注意就由此產生，我以為與其去研究別人遠不如去研究魯君之有益，關於魯君的「言」「行」方面，便更明白了一些。

然而要說明是十分明白也還不能夠，因為他却並沒有來注意到我，要充分去了解他是很難的，現在回想起來，只記得在睡覺的時候他常把兩條巨大的毛腿伸到被窩裏去，而早晨，他是醒得特別早，巨大的聲音又在吵我們起來。飯量是很好的，一頓彷彿要用三大碗，體力也充足，出去總不坐車子。與綴更其濃厚，春間，大家每每想出一些青年人的惡作劇，他必

首先一個攘臂歡呼。性格又好動，什麼集會都要去簽一個名。交際也是注意的，常和同鄉人來往，并且和異鄉人結拜。當時我們中國的白話文正在開花，他也熱誠地去買一些雜誌和叢書。有一次，我在他的枕頭旁邊看見一本郭沫若的「女神」，又有一次，在他的牀底下拾到一冊張資平的，「冲積期化石」；他分明佩服這一般的新文藝家，也要攻擊許多通俗的小說。

光陰如夢，不知怎樣一來，我已經畢了業，他還在那學校裏求學。半年中，我是去替一個公司裏畫廣告，而他却在那學校裏鬧風潮。那風潮的結果他並沒有佔到勝利，其中又夾着戀愛，聽說竟滴子些眼淚，跑進另外一個小學校裏去教書。我和他仍然泛泛地來往，知道他的景况十分苦，正在天天讀「離騷」，然而他的體魄仍然很強壯，而且言語更激昂，正是懷才不遇的憤憤。

光陰還是和夢一樣，又不知怎的一來，我上W省教書去了，他也到了

N城。我和他相隔三千里，一切消息全靠信札來往。冬天，他來了一封很長的信，述說他的苦景，最後要向我借錢。其時我的學校裏正欠薪，我也只得回他一封信，也述說我的苦景，最後是說很抱歉。從此後，我們似乎就不通信了。無論是甚麼樣的交情，有時候夾雜些經濟問題就不免要受損傷的！

光陰老是和夢一樣，又不知怎的一來，恍忽兩年之後，我又回到上海。其時我格外的狼狽，就靠三十塊錢把我生活在法界的一個小房子裏，很憤愧，時常大口的喝酒，又開始做新詩，而且憎惡了一切。然而到年底，却更其狼狽了，三十塊錢的指望斷送在一紙客氣的通知書上，於是，我再遷移入華界，而房子便更其小了。但是，正當這萬分危急之時，却有一個姓余的同學穿着簇新的外套從M洲來，其勢矯如遊龍，担当了我的一切困難。說是一全上M洲去，又說起全行的還有魯君，原來兩年不見的魯

君，正在M洲佔了一席之地。

二月初的一天，我便重新看見了魯君，那是在一個旅館裏。很愉快，我匆匆地走進房間，便又見了那個瑰偉的軀體，也是簇新的外套，更有雪白的圍巾，仍然伸出一隻巨手，把我的小手搖了幾搖，喊道：

「哈哈！你！你還是這般小！」似乎一向希望我長大而失望的一般。這是他素來對於一切人常用的話，也非但單指我說，因為他那瑰梧的身體正是他平生得意的一點。在這次見面，魯君完全變成了一個新人，那穿綢袍子和縵子馬褂的舊印象完全被我丟開，所保存的不過是那近視眼鏡，然而「托力克」已經變為「克羅克」了。

當晚我們就長的談話，他告訴我一切的經過，並且告訴我以此此後的抱負，那抱負並不怎樣大，不過說是要開關，美而生動的開關，純潔高超的開關，因而順便又說起別人，那不美，不生動，不純潔和高超的別

人就稍稍受了一點攻擊的話。

此後我們就到了M洲了。很湊巧，我又和他對面攔了一張舖。我初到M洲，甚麼都還很生疎，他就盡了許多指導的責任。當時他的職司已經很重要（教務主任之一類，）所以不莊重的態度只能於無人處做出來。第一晚，悄悄地說道：

「這幾天旅行太辛苦了，我們到一個地方去罷，這是美而生動的。」這所謂美而生動的，却是全我到妓館裏去。於是我知道他很風流，從此便談到戀愛，更發表他的對於各種女子的愛憎。他的警句是：「大腿非常白，」「心肝非常好，」說的時候便狂笑，狂笑到用手拍大腿，有一次笑得撞到牀上去，把那板牀弄得兩截。

從此我更加知道了他的一些爲我從不知道的，那鄉紳似的印象更被我忘記。然而我又覺到異樣，便是他愛好文藝的傾向已經沒有痕跡了。他的

台子上雖還堆了一些書，而其中只有一本日本文的美學綱要，還有一本是李笠翁的劇曲，這都是殘篇，而且灰塵佈滿了。然而照片却有三四張，都用銅釘釘在板壁上，照片上是族新的外套，雪白的圍巾，還有一頂皮帽子。

「你的姿勢何必那樣直僵僵呢？」我看了他的照相之後問。

「那樣才有精神，才見偉大呢。」他這樣回答我，便又徵求我的意見道：

「呃呃，你看我能夠做出些大事業不？你看我有點偉大不？」

「那當然，你比我大多了……然而你……，」我說，最後一句就是表示對於他的傾向懷疑。

對於「那些」我只好做一個賞鑑家了。他灰心似的說「那些」大概就指文藝而言，但忽然又高興起來，「假使我得了法啊，老易（指我說，）

我一定把你養在家裏，你做我的食客，我專門搜羅你們這般人……，」他的精神更充足，大手捏着大拳頭，擊着桌子。

「那自然我最好有這一天……，」我也生出一種幻狀的希望。

「那是何等痛快的事呵，孟嘗君！……，」他便又高興得大笑起來，用手拍大腿，一面撞到床上去。

有了這麼一次談話，我確實相信他已經變了。他確實在開關，但不是美而生動的開關，也不像是純潔而高超的開關，總之他那開關，就是努力，努力着希望未來的前程。他有一種過分的謙虛，還有一種和藹的笑臉。至於鞠躬，握手，攀談等等，已經成了他的日常的工作了。然而我也尋出了他的一些缺點，那就是——也似乎是我們人類先天中所帶着的——他蔑視一般不如他的人，却又害怕一般勝過他的人。許多車夫常常看見他的悻悻然的面孔，而一般朋友常常聽見他的退讓的聲音。更有一種近乎天

真的有趣的地方，他不肯信用他的家鄉，有許多次，人家這樣問他：貴處那裏？『上海，』他便只樣回答；或者讓一步，『無錫，』這樣說；或者因為特別原故還要讓一步，『常州，』便只得這樣回答了，但他再不退到他的家鄉去了。這是甚麼種怪僻的行徑？我想：或者他因為家鄉之太沒有沾到文明的都會氣罷？他一定以為地方之可以告訴人者至少要有火車站，而他家鄉偏生不是坐了火車可以到的地方吧？

在W洲，有他的同鄉七八人，於是有同鄉會的組織。其組織的目的並不是預防他鄉人的欺負，却是熱鬧的意思。所以每禮拜就有一次聚餐，輪流起來每個人供給其餘的人作一醉。我和魯君是大同鄉，他就要我加入他們的全鄉會。至於我，並不覺得同鄉之可愛，但也因為異鄉太寂寞，便冒充了他們的同鄉。於是這一來，我也因此看出他在那同鄉會中所佔的地位了；這地位是偏於受揶揄一方面的。也許大家都發見了他的弱點吧，以

爲與其恭敬他還不如和他開玩笑之有趣味吧？大家老喜歡看見他的無可報復的難忍神情，於是每次聚餐時總是他大醉，而不醉的同鄉就儘量玩味他的醉後的笑聲。然而他仍然是寬洪大量的，不計較，認吃虧，便是他的德性，大家就送他一個尊稱：魯大哥！他自己也很得意這個尊稱。

但是有一天，他的確是醉得利害了，偉大的軀幹支不住巨大的頭顱，顯出雙倍的重量橫堆在炕上。忽然，一抬腿，上身便又豎起來。

「哈哈，我醉了，你們看……」他醉着的面孔大聲說，蒼然的皮色變成紫紅，頸子紅漲着。

於是大家笑起來，朝他看。

「你們知道麼？我很虛僞，哈哈，我虛僞！……」他又大聲笑着說，這虛僞，便是他平時用以罵一般不真實的人的。

「然而有些地方不得不虛僞呵，哈哈，我不能不虛僞……」他又笑

着說那所以虛偽的道理，很天真，笑聲幾動全屋。

這就是他所以成爲「魯大哥」的原故，但是我很同情他，也盡了他才免了我許多的寂寞。然而人事無常，M洲實非我久居之地，半年中，我平空對牠起了些惡感，暑假初，重行懷喪地回上海，仍然一無指望，和許多同是一無指望的朋友雜然共處在一個公司裏。

不意中，我到上海尙不滿一週，魯君却接踵而來。其時炎夏逼人，魯君穿一身米色法蘭絨西裝，渾身流着汗，到我那裏來借宿。他那次南下的目的是請人，因爲他在極短的時期中已經在M洲籌備了一個公司，那公司是大可以開關的——請人的事情很麻煩，魯君往返於上海與南京之間者若干次，前後在我那裏借宿者也彷彿有半個月。我很無聊，正需要朋友的閑談。月夜，在園中草地上，我們便買了些酒。

「老易，我在M洲總算立定腳頭了，我們那公司是着實有指望的。」

魯君用大手撐着腰，兩腳橫在碧草上，對我說。

「這樣嗎？那真好極了。然而我，我無希望，很窮。」我的腦中因而閃出一個大公司，銀錢似乎逐漸堆高，感動地說。

「你也太任情了，何必一定要在南邊，須知道，藝術終究不能當飯吃的，況且，南邊更不容易吃飯。」他舉起葡萄酒，同情我說，「不如還是到M洲去。」

「我不願，我很極了M地，祝告你們發達罷。」我任性地說，似乎很自信，却有點鄙視他。

「那倒是，真的，萬事兩全也難。你是有天才的，宜乎精神上的努力，然而我，委實負擔太重了，不能不養活妻和子。好在是，來日方長呢，研究的機會正多，到那時候，仍然可以讀書作畫，也可以到歐洲，中國太糟了，算什麼東西！」他憤慨地說，振作着精神，危然坐在草地上。

『這最好，你不能忘了我們的老本行，固然錢也是要緊的。』

『何消說，那自然……』他說，但是忽然由莊重變成了風流，話頭便又轉了向，『哈哈，我正要告訴你，我今天遇見舊日的情人了。你知道的吧？就是那K女士，不期而遇的在馬路上，又在她家裏坐了半天。哈哈，真巧呀！想不到！』他低低說，但笑聲却很高。

『實在是巧的，你確也交了桃花運。』我取笑他說，也鼓了鼓輿緻。

『哈哈！心肝非常好，大腿非常白！』他更加得意的笑着說，月光很清麗，葡萄酒的芬芳刺激我們的鼻管，因而他又述說從前的戀愛史，其中有在被窩裏受驚恐的事，有在戲場裏摸大腿的事。

幾天之後他就動身了，吃了二十個鍋貼，和許多人握了手，——他家鄉有托他帶一隻箱子到M洲去的，他就跟着那大箱子到船埠上去。而我則不禁悵然，望着他的闊背皮，彷彿很難捨。然而到下午，他又跟着箱子

回來，船開掉了，『我弄錯了時刻，真糟糕！』這是他所以回來的道理。於是仍然二十個鍋貼，晚上睡在桌上。第二天，又去趁船，又弄錯了時候，又回來，如是者竟有三次，弄得他很不意思見我的那些朋友，悄悄地和我在門口說話。其中有一次先把箱子裝上船，所以其時箱子早已動了身，而他仍然在上海，二十個鍋貼，晚上睡在桌子上。到末了，我才把他送到輪船局。『再不要弄錯了時候呀！』我取笑說。『何消說，那自然……』他害羞地說，於是真的上了船，去追那箱子。

人事真的無常，又好像命中注定的一般，其年之冬，我又狼狽在法租界，而老同學余君又從M洲來，其勢矯如遊龍，仍然拉我到M洲去。爲噉飯計，感情實不足以飽腹，我只得服從，重新去吃回頭草。船中閑談，不免提到魯君。我很贊成他，但余君却大肆其攻擊。

『那是糊塗蟲！脫了三次船，請人仍舊沒有請到！』他皺着眉心說，

意思之間十分藐視魯君。

「確也是很天真的，是阿彌陀佛的好人，」我說。

「甚麼天真，簡直虛偽！我最恨他的偉大，其實腦筋簡單，更有一種可惡處，欺弱怕強，專一在車夫面前搭架子！」

「然而他……，」

「而且是騷貨，嫖妓院不帶錢，要人拏了錢去贖！」

「我以為……，」

「而且迷信得利害，近來相了一個面，人家說是「虎相」，騙去兩塊大洋，他却越發以為「偉大」了，從此以「虎相」自命，逢人大咳一聲嗽！」

「不過，這也有趣……，」

「他怕極了洪會長，住了一夜鑿子像害了一天病，不敢做聲。又怕老孫，因為沒有請到人，又脫了船，挨了幾次罵，連飯也不敢去吃！」

「那末你們那公司，他說很有希望……，」

「何嘗是，你聽他！」

余君的尖酸話自然以事實為背景的，但是並沒有損傷我對於魯君的感情，印在我心上的魯大哥的影子反而更加活潑而有味，急於想看見他，嫌那輪船走得太慢。五天之後，我又到了M洲，第一個要去拜望的是魯君。一別半年，那蒼然的面色並未大更改，不過態度有點變，怕是真的怕慣了洪會長，怕慣了老孫罷。很謹慎，說話也是低低的，不及在上海的快樂，也不及魯大哥時代的天真。雖然在春初，M洲的火爐却還燒得很熱，我怕冷，便在他的房裏徘徊。

他極表示歡迎，「你又到此地了！我說你不必奔來奔去的。況且，」天涯何處無芳草，」即使你要找愛人。」坐在我的對面，靠近爐子搓着大手說。

「我倒無須乎女人，我的思想近來也變了，看得一切都無謂。」我淡

然說，因為歷年的奔波很叫我灰心。

「真的，用筆用腦筋的事情是很苦的，那一年才得翻身！我看你就在此地活動活動罷，那裏不可以發展，況且你有天才！」他同情我說，但有點誤會我的意思。

「我並不這樣想，我是活動不來的，我的意思是一切讓他去，甯可窮，決不開闢！」我還是任性地說，很灰心。

「那是實在的，開闢也難，就說我，也感到乏味，但是不得不然！」他彷彿同情自己了，近光眼鏡直對着前面，大手握着大拳頭，撐在椅子上。

「那末你究竟怎樣呢？那公司如何？是有希望嗎？」我因而也同情他，小手握着小拳頭，撐在椅子上。

「那只能慢慢地來，急也沒有用，可是彷彿也很難。不過，你知道嗎？我近來加入了X黨……」他最後一句忽然低低的說，并且用眼睛朝着門。

「你入了X黨？」我微微詫異，因為我自己從來沒有想着加入什麼黨。

「輕點說！……」他連忙湊近前，用手指着門。

魯君加入了某黨，我好像已經從余君嘴裏聽見過。當其時，南方正在鬧着黨，幾乎人人日夜想着黨，加入黨的也正多，彷彿那黨一來就改造了天和地，窮人立刻可以致富，而徬徨者便能立住了腳頭，鬱勃之士可以出口氣，口袋裏空了好久的立刻有金子滾進來。只有我，恨極了中國，似乎是一只裏裏外外翻來翻去都是黑漆漆的大口袋，所以不敢存希望心，不大注意黨。然而黨之有黨正在其能深入人心，所以五洲也有了黨，而魯君也竟加入了黨。

「你入了黨！上海正鬧得凶呢！」我也輕輕地說。

「我正要問你，上海如何？你是剛從上海來的。」他便問起上海，將椅子拖近一步。

我方始正式去想上海的情形，其時上海正演殘酷戲，我便說及戒嚴，隨便捉人，報仇，坐監獄，以及殺人示衆等等的恐怖。

「阿！殺頭嗎？」他悄悄地吃驚用大手掩着口說。

「殺得很多，天天殺，血淋淋地掛在電桿上！」我頹唐地說。

「真的？殺頭？」他更吃驚，再把椅子拖近一步。

「隨便殺！那大概是很痛的，濺風也似一刀削下去！」我滑稽地說。

「那還不痛嗎？身首兩分！切下去，紅血直濺……」地像在研究被

殺者的經過，眼睛像注視着一樣看不見的東西。

他似乎有心事了，惘然若失，呆坐在椅子上，「此地怕不致於罷？……

……」低低地說。

我離開了椅子，又徘徊起來。走到他的桌子前，順手翻開一本書，很奇怪，只見上面貼着從報紙上裁下來的招攷縣知事的章程貼得很結實，印

着指頭的紋路。

「這做甚麼用的，是你貼上去的嗎？」我又詫異起來。

「哦哦，那，好玩的。」他連忙搶過去，塞進抽屜。「唔，你怎麼看我的日記呢？」笑將起來說，面孔正映着爐火，紅燦燦。

「近來還做詩嗎？」

「那，廢了很久了。這種時代還做詩，正是奮鬥的時候。」

既聽見他加入了黨，我看他確乎是一個黨人了，不像從前的鄉紳，也不像前一年的魯大哥。他顯出異常的忙，也常有很忙的人去看他，吃飯的時候是沉默的，出去便靠牆腳走，而皮帽子便巍然頂在頭上，似乎帶着絕大的使命，身邊常帶一本書，像學者，也像 Professor。

於是我又看見了從前沒有看見的了：他看報，竟是時時刻刻的看報，看第一張，並且看最大的字，大手撈在桌子上，眼睛耽耽地，背皮隆起，

確實有點像老虎。

『敗了！敗了！一定敗！非敗不可！這是一般什麼東西。哦！不敗還了得！』看到得意時便把大頭抬起來，喜歡得露出了牙齒，異常的樂觀也異常的興奮，又像希望所有的人都喜歡。

『你留意點罷！此地比不得南方，何必做在面孔上！』余君却危危不自安，隨時進忠告。我也有點危危不自安，但是却不進忠告，因為想起孟嘗君。

『你真是膽小鬼，人家知道我說那一邊敗！』他露出藐視的微笑，側着頭，但是聲音却低了，隨即挺一挺身，大咳一聲嗽。

『這又是虎相囉，不要臉！』余君罵。

『誰和你比囉，你是才子！虛僞！』他反抗地罵，隨即不說話。

那時似乎已是二月初，在南邊，樹木正照例奮勇發芽；但是彤雲却蓋

滿了亞洲，空中大雪如棉花，飄飄而下，堆滿了大地。有一天，只見魯君盛怒地來，後面跟着一個工人，扛着一個大鋪蓋，上面堆着雪花。

『放在炕上！』他一聲大喝對着那工人，叫他把鋪蓋放在我的鋪蓋旁邊，一面脫去皮手套。

『誰的鋪蓋？』我問，心中來了一種無賴的希望，因為我的棉被太單薄。

『我的』魯君說。『不幹了！一般卑鄙醜惡的東西，我去受他們的氣麼，那一點兒薪水真不在乎！』他氣憤填胸，說明那鋪蓋之所以要扛來的道理。

『何必鬪意氣？』余君冷冷地，責罵他說。

『你知道什麼，我現在是有所恃而無恐了。』他堅強地說，拂去身上的雪花，望着報紙。

『呸！你做夢，還早呢！』余君不齒地罵。

然而魯君不遠嘴，似乎也不齒余君。

「打臉水！」他重新一聲大喝叫工人，隨即把個大頭放到面盆裏，大手捧着熱水向頭頸裏淋，再用面布用力擦。再用大拇指塞進雪花膏瓶，挑出一大塊雪花膏。

「老易，我睡在你旁邊。」他最後說。從此便睡着我的旁邊，晚上一早打呼，早晨一早出去，皮帽子巍然頂在頭上，身邊常帶一本書，像學者，也像Professor。

雪花繼續着下，舊雪上蓋上新雪。我仍然很無聊，時間似乎是全部屬於我的，但我沒有事情去充塞那時間，喜歡議論別人的事。魯君既很忙，晚上電燈下便剩下我和余君。

「老魯也太熱心了。其實是我們太冷心。不過，我以為在此地做這種運動是背時的，不合地理，也不合民情，很危險——然而他們也還有點成續嗎？」我記掛着魯君，但是感到一切都無謂，便冷冷地說。

「我是絕對不贊成，時候未到是固然，然而這還在其次，我總以為他們是投機，不會真的爲了主義的，至多，也只好說是盲從！」余君的話比我還要冷，然而發議論般說。

「可是老魯也未見得，或者是，有所希望吧？總之我們自己無能力，不能說別人。只好這樣說：即使他們是投機，然而只要結果好，也終究有利益於一般的，只要不危險。」

「你太圓通而且妥協了。就單把老魯來說罷，他，完全是盲從，對於主義是不了解的，再說壞一點，他想做官，想發財！」

「何以見得？」我有些不平，「然則你……，」

「我，更談不到，甚麼也不知道……！」

然而這時候魯君急速地進來，很慌忙，輕輕地，偉大的軀體彷彿減少了分量，飄進來。

「真糟糕！我要避一避，走漏了消息，一個姓吳的已經捉去了，逃的人多了，我也要避一避！」他急速拾開皮帽子，用手拭着額上的汗。

「我早說到，你看如何？」余君說。

「誰想到！」他用大拳頭擊着桌子，很想大聲說，但終究低低地。

「……………」，我沒有話說，身上覺得冷，眼前恍惚閃過許多警察。

「你可別連累人！」余君怨氣地說。

「那自然……」魯君呆望着紙，很含恨。

「那末你還不快點走！」余君要想大聲也終於低聲說。

「然而那舖蓋……」魯君更呆了，望着炕上的舖蓋。

「呸！你還要舖蓋！」余君恨聲說。

「然而要錢……」魯君搓着大手，雙腳微微動一動，但是立刻很急

速，閃出了門。

於是魯君便不睡在我旁邊了，這是避一避，然而避得無影無踪。炕上剩下他的舖蓋，凜凜地很使我毛髮悚然。院中積雪強固地凝結着，像等待許多警察闖進來。那日子過得異常之慢，恐怖蓋上我的無聊，空氣惴惴不安，重新叫我回想上海的殘酷戲，隨便捉人，坐監獄，殺人，示衆等。

「老魯是害人害己的！」余君憤恨地說，不住地搜尋魯君的照片和來往的信件，塞進爐子裏去燒。

「我們怕什麼，一點責任也沒有。」我假裝泰然地說。

「此地更不比得上海，誰管你！你更要當心，你的頭髮太長，容易引入的注目。」余君說。

我只好不出去了。我心裏更不安，彷彿自己是魯君，而警察的手正抓住我的胳膊。我絕對不是的，雖然心裏這樣想。

日子過得特別慢，慢慢地，終究過了一個禮拜的一個黃昏，忽然有人

打電話給我，說是在澡塘中等着我，有要緊的話說。魯君罷！我心裏一動，便從雪地裏急速地往澡塘裏去，担心着頭上的長頭髮，幾乎和魯君一樣，靠着牆腳走。

我走到澡塘裏，果然是魯君！赤條條地橫在木炕上，肉體瑰梧，像希臘的雕刻，仍然顯出其偉大。

「你怎麼還在此地！」我吃了一驚，低低說。

「外面風聲如何？」他一手扯緊着門帘，低低問。

「很緊急呢，你快離開此地！」我說。

「那自然……我怕警察哩，他們的眼睛都朝我看。」他可憐地說。

「那是你自己虛心，不要緊。」我安慰他，但覺得他危險，想離開他。很奇怪，我覺得魯君完全異樣了。既不是從前的鄉紳，也不像魯大哥，又不像黨人，偉大的軀體也似乎變得很渺小，無能力，幾乎和我一樣。

然而他還沒有忘記自己是魯大哥，『都走了，就剩下我一個魯大哥！』他自言自語地說，又把大拳頭舉起來，但是落下來的時候却很慢，以致於茶几上沒有一點聲音。

『……，』我想不出話，單單望着他的拳頭，那拳頭好像在戰慄。『殺頭總還不致於吧？……』他却立起來，立到窗前去擦眼鏡，『還有許多大事沒有做呢！……』揣摩地說，望在窗外的積雪。

『你不能遲疑，今晚就走！』我終於說，覺得空氣格外惴惴了，似乎隔壁有人在竊聽。

『那自然，正是爲此，我今晚就走了，然而那一個鋪蓋，你替我保存了罷。』他慷慨地說，『你也回去罷，我不願連累你！』

說到這句話，他又懊喪而微微憤怒了。我不得不和他分別，重新急速地回來。我也似乎是一個黨人，看見警察的眼光很兇惡。但是心裏感到異

常的可惜，要想再聽一聽魯君的大咳一聲嗽，再看一看他把大拳頭擊到桌子上去；然而我終究一直向家裏走去。

唉！人事真是無常，自從那晚上起，就不能在M洲看見魯君了！積雪漸漸消融，而魯君終究沒有信來，他的舖蓋雖然一直堆在那炕上，然而他的消息杳然了，那一天再能聽見他的天真的狂笑呀？這是預測不到的。

最不幸，自從魯君一走之後，走的人更多，而我的朋友却又都是在走之中的，於是我更寂寞，晚上，電燈下，就剩下我和余君。至於我前程呢？仍然依舊。余君也和我一樣。

白

癡

我們這種常在外面漂流的人，惟其因為認得人容易，所以忘記起來也容易，遇到的人是多了，而一遇見即便丟開的似乎更多；然而也有許多，不一定是深交，單單由點頭起而到一起喝酒爲止的，竟留給我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個，在我這幾年來的交游中，便有一個例。

這是一個姓彭的老彭——雖然我知道他一樣也有名字，但還不如稱他老彭來得像老彭些——他的那一種特別的氣味，在我歷來認得的朋友中可算得一個尤其特別的，以至於和他分別得這麼久，還不能使我忘記他——因這原故，所以我很高興把他和我如此如此認得的故事，一一記起來。

當時也仍然單是爲吃飯，不夾雜一些別的雜念，我在山海關外的F城

中，替一家報館裏做事。因為那時的進款比較的來得豐富，為貪舒服起見，我自己單獨一個地方租了一間住處，把些畫和書圍着我的床，似乎任偷嘗人生的快樂。然而誠然還是個住在井裏的瞎眼烏龜，在我以為是舒服的了，而比我闊綽的人還是有，所以住在我那樓上的，便比我闊多了。當時在我的渺小的目光中，那闊客之所以闊，第一是衣服，第二是常常打大牌（輸贏大的麻將）。只要天晴，從我的牕中望出去，只見許多綢緞和皮毛掛在鉛絲上，下午，電燈火一來，便聽見牙牌在紅木檯子上下雨似的響起來了。但是那般闊客倒還不像我想的那麼勢利，常常請我上樓去坐坐。我哩，雖然暗中把對於他們的嫉妬硬自認為憎惡，可是因為虛榮裏面似乎還夾帶些妄想，便也常常喜歡他們的邀請的。

有一晚，闊客們照常在花電燈下打大牌，旁邊一張小鋼絲床上，放着鴉片傢具。我因為不會打牌，便又不願顯出自己的不時髦，便橫在小床

上，燒大烟。火爐是燒得溫的，兩聽三炮台香烟和幾盆水菓放在茶几上，更有一個用人倒茶送手巾。正是我想着「居然也很闊」的空氣中，忽然有一種自說自話的聲音在外面響起來，接着是絲絨帘子掀開，一個爲我從來沒有見的人進來了。

這進來的人（當然就是我在所說的老彭）是一身西裝，約摸有五十來歲年紀，身體是肥肥的，所以背皮不免有一點兒駝的意思，頰腮上的肉也重得不得不下垂了。當時一進來，便帶來許多熱鬧言語，闊客們便也齊齊的向他熱鬧地招呼，用人便連忙送他一塊熱手巾。我呢，要想招呼却似乎不容易得到機會，只得假裝不介意，仍然燒大烟。那時他初進來，我也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吃驚，可是後來，我看到他那戴着金絲脚老光眼鏡的眼睛偏生要從眼鏡圈外面來望人的神氣，指手劃腳傲然說話的態度，就使我想到他一定也是很闊。并且當時那些闊客在那招呼他，而他一點也不

灣腰曲背的硬架子，又使我相信他一定比那般闊客還要闊得利害，我使更想不出一個怎樣去招呼的姿勢了。但是他，似乎也和我一樣不喜歡看打牌的一（到後來我才知道這也是以小窺大），並不去理會那些闊客的牌鋒，却走到我這擺着鴉片傢具的小床面前來。「讓我來燒一口」，橫在我的對面，就搶過我那正在燒烟的籤子，像不知道那籤子本來放在我手裏似的。這種如入無人之境的大方態度，更逼得我有些感傷了。我哩，不消說，既然已經不願意橫在他的對面，就索性悄悄地退讓到樓下，單獨去偷享我那人生之樂。

從那晚起，他每天每天來，我也每天每天的注意他。足以證明他「一定很闊」的，便是時時刻刻掛電話到有權勢的機關去，并且連連辭掉幾次闊老請他吃飯的約會。但是他那服裝，却漸漸地使我不滿意，硬領和襯衫既是那麼髒，衣服上的摺紋又來得那樣皺，再加上那肥腫的尊容和種種然

的頭髮，完全顯出酒醉糊塗的沒出息模樣；可是我們中國既有那種「落拓不羈」，「不修篇幅」的好句子，所以倒又覺得他應該這樣，而且也許這樣才完成他的有福之相。

於是乎我既然這樣暗中注意他，繼而又堂皇去打探他的消息：「這是一個怎樣的人？」我便這樣向闊客們動問。

「他嗎？有很好的靠山的，他的阿哥是X大學校長，先前就是X國的公使。」一位穿水獺領子大氅，腦袋又肥又亮的闊客對我說。

「他是總算有點來歷的，曾經出過洋，又在國內兜過大圈子，又開過大菜館，當過大學教授，是念過不少書，走過不少路，掙過不少錢的了。」又一位穿水獺領子大氅，瘦瘦兒的闊客對我說。

既然是這樣一個又闊而又不致於俗的人物，在我們混事界中已是一位大混客，絕不是我這小混客可比，所以我雖然仍是把對於他的嫉妬硬自認

爲憎惡，可是仍然因爲虛榮中還夾雜些妄想，所以也很想和他點一點頭，好在他也不是照我想得那麼勢利的，在幾次我自告奮勇之後，居然也談了幾句話。

然而不想將近半個月之後，我看出事情有些變化了。那些闊客們，對於他已經漸漸由親而疎，由疎而怕，由怕而變爲躲閃了。在幾個晚上，我明明看見老彭從前門進來，闊客們便從後門出去，因之打牌的消息也暫時中止。更有一次使我不勝奇怪的，則是看見一位闊客躲在角落裏，把洋錢輕輕地塞進絲棉襖的袋裏去，像希望洋錢是棉花做的而不致於發出聲音來似的。

漸漸地，對於他的論調也忽然改變了：

「本來有很好的靠山，就是自己不愛好，喜歡弄到這種樣子。」仍然是那腦袋又肥又亮的闊客說。

「真是一個寶貝，他的腦筋已經有病了。」那瘦瘦兒的闊客說。

於是乎我只好悄悄地在別方面打聽，便知道老彭的履歷並非虛假，就是這一次，也誠然是想到F城裏來開一片大大的菜館，不過因為自己沒有本錢，要請闊客們担任股東，而闊客們却又似乎只夠自己闊，所以才發見他的「不愛好」和「腦經」有病來的。

聽到這個消息，我也似乎有點不信仰他了，「這一定是一種常常吹吹牛的，並沒有什麼了不得。」我暗暗這樣想，不知道什麼原故，竟有點兒高興；然而和他的談話，却越來越從容不迫了。

又是一個晚上，樓上是沒有打牌的聲音，只聽見老彭喀啾的聲音，表現出黃昏無聊的情調，因而我的無聊也被他引了起來，就做出一種厚皮的樣子，無原無故走到樓上去。老彭正在闊客的房裏。那個房裏，因為闊客不在，火爐好像也幽幽欲滅了。小網絲床已經由打牌的房裏搬到這裏，擱

在一張大四柱床的對面，一盞烟燈點着，老彭正在燒鴉片，靠牆口，是闊客的太太正在做女紅。

「請坐請坐，燒燒大烟。」老彭看見我進去，用隨便的口氣對我說（我已經和他不大客氣了。）

「X先生，晚上閒得有點難受吧？」太太更殷勤，用南腔北調的怪聲音對我說。

「是的，在這個地方真沒有玩耍的地方可以去，一到晚上，我就覺得要命了。」我做得恭而敬之（我想一個人越是無原無故地到人家去便越會恭而敬之的，）地說。

「原是喂，你看彭老爺（北方尊稱之習慣）也正難過呢，等等他們又不來。」太太兩面圓到地說。

「只要有錢，就不會難過的，簞子也可以逛，牌也可以打，其餘……

總之只要有錢，錢！」老彭的頭在鴨絨枕頭上用力搖一搖，眼睛朝着烟燈說。

「真是的！彭老爺！一點也不錯！銅錢銀子壓殺人！還而且，現在的人才勢利呢！開口問人借錢，就低人一級！彭老爺，你看看！X先生，是不是？」太太極有表情地說。

「Z先生出去了嗎？」我麝着說。

「他，那一天在家的，東借錢，西借錢，不知道靠那裏的指望喂！」太太眉心一皺，做得十分愁鬱起來。

「X先生總不致於借錢吧？」老彭好像有點出於做作，對我說。

「X先生還要借錢呢，身邊大洋錢有的是。」太太忽然似乎真心似的把我取笑了。

我有一種皮氣，遇到那種自趁能幹的舊式女子，心裏就要快快不樂，

這位太太，却是個最自信爲賢妻良母的能幹婦人，我上樓時一定要做出厚臉皮和恭而敬之的樣子，也不過爲了她的原故。說了半天，她那種操心的計的巧妙話，我早已知道他們各自的心思了，不料那時她竟把我拉到他們的談話裏面去，便覺得大可以不必再坐下去，因此我就搭越着，走下樓去。

可是當我剛走到自己房裏，就聽得老彭的皮鞋聲音急速地從扶梯上響到扶梯下，接着我的房門砰的打開，他那帶金絲老光眼鏡的肥腫腦袋伸了進來：

「X先生，請你到我旅館裏去坐坐，燒點東西吃吃，這樣坐下去是沒有道理，看來你也無聊得很。」

他有一種烹飪的絕技，我早已知道了，他的旅館裏帶有烹飪的全副傢具，我也早已知道了的了，我本來就想去看看他那特有的手藝，那時他既有

這樣的邀請，在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我立刻答應了他。

「那末快，走走走。」一聽見我答應，他格外露出不耐煩的樣子，於是聳起那圓圓的背皮，提起一根粗大的棍子，要緊地在我的頭前走了。

那時節，正是我們江南的小春天氣，可是在關外已經冷了多時了。我們走到馬路上，那下過幾次雪之後的地皮凝結得像鐵一般，北風直刺人的肌膚，使人沒有步行的勇氣。我們便去買了一點鴉片，僱了一輛馬車，直向那客棧而去。

幾天以來我知道他有點像我一樣，對於任何事情都不負責任，全時不論遇到一種什麼人都是隨隨便便的。當那馬車默默地前奔，我和他暫時沒有談話的時候，他就去和車夫開玩笑笑了：「喂，朋友，把馬趕快一點兒啊。」「拐灣的時候請留點神，別把我們摔下去，人倒不要緊，摔壞了你的馬可了不得的。」聽了這些話，我的心中忽然一動，不知道甚麼原故，

一個勢利念頭忽然起來。我想：「他和我相識不過幾天，今天這樣殷勤邀請，不要有甚麼作用吧？」於是我打定主意：如果要發生「錢」的問題，必些要扳起面孔，硬起心腸，第一是應該說最窮的話，第二是不必願做交情，總之一句話是「不借」。

到他客棧裏去的那一條路並不怎樣近，當他和車夫說笑了一會之後，果然似乎發生問題的樣子，做出一副規矩的面孔，和我談起話來了。

「怎麼樣？你這樣一個人的生活，這樣的收入，總夠你舒服了罷？」他說。

「說出來也是不相信的，你這種話，隨便那人都是這樣對我說的，可是我，並不見得照你們想的那麼舒服，我覺得苦得很呢。」我說。

「怎麼？他們總不致於欠你的薪水吧？」

「欠是不欠，可是零零碎碎掙來，更不經用。」

「其實我替你想，照你那幾個錢，只要不嫖堂子，也很可以了。」

「話是很對的，不過我那能不到那種地方呢，那種地方又有多少錢去用，所以我一個月倒有三個禮拜是窮的。」

「哈哈，怕是你前吃後空吧？」

「一點也不錯，正是這樣！」

「……………」

「……………」

馬車拐了幾個灣，便到了他的客棧門口。可是他還不爽快的進客棧，一把拖住我，要我陪他去買東西。於是我跟着他，到一家俄國店裏去買了一包香腸，到一家日本店裏去買了一包麥茶，又到中國店裏去買了一斤年糕，再到一家菜館裏去燒了一盆紅燒鯉魚，這樣直到大包小包裝滿他那外套的口袋時，才回客棧去。

這是一個平常得很的客棧。我始而以爲他一定住在沿街的樓上，可是一進門，我只見他的駝背在前面一聳一聳地走去，沒頭沒腦地，像進了迷宮一樣，拐過不知道幾個灣，穿過不知道幾重門，直到我已經辨不出方向，不知道怎樣回去時，才到了他的房門口。房外面是一條大炕，一具火爐，十來個關東大漢蹲在炕上吃烟喝酒，這正是北方客棧裏的普通情形。老彭從口袋裏摸出鑰匙，開了門。

「請你看看，我這種出門的是不是少見少有的？」他說，便把我讓進去。誠如他自己所說，在我確實是沒看見過這樣的出門人。我抬頭看時，他這一間房是三角形的，並不怎樣大，而因爲堆滿了東西之故便愈加顯得小。第一步我所看見的，是一張賬檯似的桌子，一張茶几，兩張椅子，一張小木床；其次小一點的，便是一面鏡子，三四個鏡框子，一具打汽爐子，兩隻網籃；又其次，便是一樽酒精爐子，兩隻燒飯的鍋子，幾件掛在

壁上的衣服；再其次，瓶子，罐子，一切的動用傢伙已經數不清；再其次，再小的東西便愈加數不清了。

「阿哈！你真是個寶貝！」我看了之後高興極了，不覺把那閩客說的「寶貝」兩個字說了出來。

「不要你說，就是這裏的掌櫃的也說，照我這樣的客人，還是頭一次接到哩。」他一邊說，似乎還嫌那一盞小電燈的光亮太暗，就從身邊掏出洋火，於是兩枝蠟燭高燒於賬台之上。

可是在這蠟燭光中，這些照得更其清楚的東西，却使我有點失望起來了。第一就是不潔淨，也可以說是過分的污穢，無論大小的東西上，不用手去摸，只用眼睛看，便知道上面都有一層粘性的灰塵。如那木床上，那一條法蘭絨毯子，和兩個鴨絨枕頭，看上去便覺得陰慘黑黢黢的，大概已經把他身上的脂肪和頭髮上的油膩吃去不少了。我未到他這客棧以前，

在我理想中的他的房裏動用的東西，以他的履歷來說，即使不一定十分講究，至少也應該有一點值錢的光彩，可是却沒有，我對於這個不能不有了點嫌惡。但是我忽又覺得他這不潔之性是有點應當了，我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望一望他的面孔，忽然想起了我那已故的祖母，我的祖母確乎也有這麼一副浮腫的面貌，也是過分的不潔，也是喜歡燒點東西吃吃的，於是我硬忽然悟到，凡是愛吃的人大概一定都是不潔的。

老彭並不知道這個客人在考察他的行為與性格，接着說，「我呢，也沒有別的嗜好，就喜歡弄點東西吃吃。可是一個人吃東西是沒有意思的，所以我今天請你來看看我的手段……」說着，從床底下摸出大烟家具，讓我躺在床上燒烟。他自己，做出主人的樣子，點酒精爐子，拿切菜板，去賣弄他的藝術了。

不要多少時候，那三角形的房裏起了一會青烟，發了一會油香，我剛

把大烟燒熱的時候，他的藝術已經奏功了。那賬台就成了我們的食桌。擺在我面前的，來了許多零零碎碎的東西：有裝在硝酸瓶裏的浸着橘皮的白甘酒，有裝在蓋杯裏的雲南大頭菜，有大碗，有小碟子，有銅的湯匙，有象牙筷子，有紅燒牛肉，有白蘿腹煨鷄，有辣醬，有辣芥菜，有糖醋蘿腹，有鹽漬大蒜酒，有紅豆腐，有花生米，再加上剛才買來的香腸，年糕之類，簡直把那賬台舖滿了。

「你這些頑意兒從那裏來的呢？」我來不及的一筷一筷地叉着，又樂了起來。

「不是誇口，便是一個小小的菜館，也搬不出我這些菜。我這裏，並不吹牛屁，關起房門來，也可以過半個月！」他很得意說，一面用五根黑而粗的指頭不住的抓菜給我吃，又說道：「你看，牆腳邊還有一鐵箱米，兩卷索麵，三斤麵粉呢！」我一看，果然是幾隻箱子和罐頭，旁邊種着一

盆青大蒜，上面，掛在牆上的，是半隻金華火腿。

足足有半個鐘頭，我們才吃完了那頓夜飯，我的肚皮差不多已經像鼓了。於是我們躺到木床上去，又有兩杯咖啡擺在床面前，一盆菓子汗攪在枕頭邊，開始抽起烟來。

凡是沒有抽過大烟的人，當然只曉得牠的壞處，而不知道牠的好處。就在我，起初也是這樣。可是在一兩次知道了那大烟的功用之接，便知道這所以能夠使一般人因此一蹶不振的道理來了。我覺得，牠的可愛之處，便是能夠安慰人們的心，與有病的人以暫時的健康，與精神不濟的人以幾個鐘頭的興奮，與心神不寧的人以寂靜的寧貼，與悲哀的人以恬淡的安逸，與失望的人以平穩的心情，牠的功用，不單是能夠醫治肉體上一切的徵疾，却能夠醫治一切精神上的病痛的。常常有許多人說，在酒的裏面可以忘去一切的憂愁，我以爲，在大烟裏面得到的比酒的幫助還要大。我想，在這

世界上，除掉愛人之可愛，就要算大烟可愛了。人們在愛人的愛情裏可以忘記他的痛苦，然而如果得不到愛人的愛情的，或者反而在愛情中得到痛苦的，只好鑽到大烟的國土裏去了。所以在某一個地方，有些人把大烟稱之爲黑美人的，那的確是一個確當名字。

我們把那買來的大烟做成二十口抽完，便都已覺得渾身通泰，兩個腦袋一齊擱在一個鴨絨枕頭上，各自朝着天花板，慢慢地讓胃裏的東西去消化了。據我那幾天心裏的推測，我知道老彭心裏一定有些牢騷的，在這樣稍爲靜默幾分鐘之後，果不其然，老彭便顯出一種需要別人去了解他的樣子，又開口來了。

『我今天請你到這裏來，爲的是要想和你談談談講。不瞞你說，我住在這客棧裏，委實寂寞得很，我到這裏已經有半個多月，錢倒已經用掉將近一百塊，也不過是買點東西吃吃，買點東西吃吃。事情呢，還吊在半空

裏。我到這裏來的意思，是想開一個菜館，這買賣是無論如何不會蝕本的。本錢呢，也不過三千塊錢夠了。以我想，這三千塊錢湊合起來也算不得難事，有這許多朋友，各人隨便認多少，就弄起來了。可是他們誰也不信我的話，不知道多胆小。」

他這樣說，我便又有點不安了，我覺得，他這番話裏至少總帶了些作用，而且近乎是使我中他的詭計的。至於我，認股東的能力當然沒有，就是借些零用錢給別人，也有點捨不得。所以我當時很害怕這種帶有謀略性的談話，勉力把話推往別處去。

「這我完全是外行，關於買賣的事情從小就不知道，而且懶得很，聽說要做什麼事就頭痛了。」我說，先表示我的態度，「但是替你想，也不必一定要做買賣，在這裏再玩十天半個月，回去也使得。客棧也可以不必住，既有這樣多的朋友，而且都是狠不差的，誰的地方都可以借住借

住，就是老孫家（住在我樓上的闊客）也可以，並且他的人到來得是挺爽快的。」

『再別提起老孫！』他急忙揮着手，『其實老孫憑良心說起來還算不差的。可是那位太太呀！阿，我簡直不敢恭維，第一是一張臭嘴，那娘兒們，我生平第一次看見！』

『是的。』我連忙附和起來說，『實在太討人嫌了，我不大上樓的原故，也是爲的她。』

『就是老孫，我也看出來了，不過一個空架子，將來紙老虎總要拆穿的。不是我當着你的面說朋友的壞話，他幹着那些事情，不得了的時候正在後面呢！』

他說到這句話我便有點疑心而又有點恍然了。在我以爲是闊客的闊，老彭却說他們是紙老虎，在這人世裏固然常有這種事，可是我却不大胆相

信，因為鬧之所以鬧一定有關的道理，而所謂假鬧，也有假鬧的道理的。

『甚麼？不是他們過得很可以嗎？據我看，他們一個月至少要三百塊錢的開銷，而應酬還在外面。別的且不說，時常打牌，那一天身邊不帶一二百塊錢，即使說他這是空架子，也算很有能力的了。』我說。

『老先生！你真傻，你不如我知道他們的詳細。完全是空架子，松香架子，經不起火燒的。且不說老孫，就是老張，老范，還有那海關上的老汪，都一樣，天天賭，逛簞子，這，然而你要叫他拿出百把塊錢來，就要他的命！』

我越發疑心了，完全不懂得；

『那末他們到底是做些甚麼事，這我也一向很以為奇怪的。』

『然而這，我也不願說；可是對於你，說說也不要緊。』老彭說，『那老孫，你許也會看出了一點。他靠着那報館，一個空場面，便可以在外

面挪錢用。那個報館也不像個東西，你想，就是那種報，十幾張桃合紙一本的，上面胡亂畫一些東西，要賣一角二分大洋，並且在省政府立了案，押派各縣去派銷，這又是那裏來的道理，也只能欺負這種人，在別處萬萬辦不到。你看，這是缺德不缺德！……」

「那老張，又是個狗屁倒竈的，是那末一個皮貨號，靠着外國人吃飯，沒有一點兒本錢，每個月底是年關，紅頭漲臉的，活受罪！家裏呢，一碗頭腐湯！」

「那海關上的老汪，是光蛋，儘湯靠，所謂是精明人，誰也別想沾他一點光！那老范，是靠着丈人的勢力到勃海艦隊上去的，撥公款作私款，住那末大的房子，一臉的橫肉，輕易不理會人，看他將來怎樣的結果！……還有那小張，是頂缺德的，鬼頭鬼腦，那小子，不過三十塊錢一個月，還要養老婆，靠着他在銀行裏做事，人家貪圖多幾分錢利息，存款頂着他

的名字，他便挪移過來用，這又有甚麼好結果！……不是我背後咒他們，就是這種作爲，將來沒有一個得了的。現在呢，汽車，洋房子，麻將，姑娘，酒；將來呢，瞧着罷！老孫是紙老虎總有拆穿的一天，一屁股的債，兒子老婆一大淘，全喝西北風！老張，已經差不多了，再來一個月底，就夠了！那老汪，是滑頭，就是一個「逃」字！老范，怕不得好死！那小張，更不消說，昨天，身上是一件絲棉袍子，皮袍子該是暫且寄出去了，賭一晚錢，輸得牙齒縫裏也出了血！……」

老彭這樣一大串兒說去，也許是把他牢騷傾注了一點。而我聽了這些話，便知道一些從來不知道也很以爲奇怪的事，似乎心裏很明白，又像在這人世中學得了許多的乖巧。但是他這些話在他這個境遇之中說出來，却也不能夠使我十分相信，我總以爲他這完全是誣蔑，是牢騷，不足以損害閻客們的名譽的。

在這樣一陣牢騷之後，老彭才漸漸的地恢復了樂天知命的神氣，大概也是大烟的力量。他的愁容稍稍解開，換上醒然的顏色，重新把論調轉變過來。

「哈哈，我以為做人到也應該滑頭一點，在現在，規矩人是要吃虧的。前天我聽見有些人說着這樣的話：「吃喝嫖賭抽，坑奔拐騙偷，若然少一件，不算老大哥。」真的，這四句到也有點道理，有些人，的確是這樣。」他說。

「是的。現在的人所以和從前的人不同之處就在這種地方。而我看，從前的人也有許多是這樣的；這不是說這種人很壞，能夠如此，倒也未始不好。」我用浮滑的態度說這不着邊際的話附和他。

「就是，說真心話，也不是個甚麼規矩人。我，自己說，是一世快活人，不說到別的，自己掙來的錢不算，單單用別人的錢，足足有五萬，

哈哈！」他笑着，大概正想着從前一切的事。

「哈哈，這倒是，真有點本事的！」我滑稽地恭維他，暗暗覺得很羨慕，又忽然想連絡他。

「本事是算不了什麼本事的。不過照我看，照你這樣是不行的，一輩子是這樣，對於別人既然沒有好處，自己，也不見得好。」他說。這使我微微的感傷和悔恨，我方知我過那種快樂是來得那樣渺小而且沒有永久性，近乎是一個可憐的胆小的人，而人格當然是渺小的了。

然而他還是一味地表現他自己，說：『我且把我旅行的事情來對你說。總算可以說是走遍了東洋了。第一頭圈子，從上海到天津，天津到北平，北平到奉天，奉天到哈爾濱，又回到長春，到吉林，再回到安東，到朝鮮，從朝鮮到日本，到東京，到橫濱，神戶，再回到上海。第二做圈子是到內地去，到漢口，到長沙。第三個圈子，就是這一次，從上海到廣

東，到南洋去走了一趟。回來又到杭州，到嘉興，再回上海，又從上海到大連，又從大連到此地。到處有朋友，到處用他們的錢。可是到此地，這一次碰到這缺德的頑意兒，館子怕是開不成的了。只等一批鎗生意做成功，就回北京去過一個熱鬧年。」

他說着時，恍惚在我的面前展開偉大的地圖，同時是無數的人，操着各種不同的言語。這其間，便有一個快活的人，帶着行李在穿來穿去，而且用別人的錢，不做一點事，只做越歷，這多快樂。如果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呀！我一定也照樣做。然而那時候，我却躺在木床上，烟燈裏的火是那樣的細小，眼睛無意地望着那一盆菓子汁，似乎最大的計劃也不過想吃一點。

『吃一點菓子汁。這是水蜜桃，我重新把牠煮過的，嘗嘗看。』老彭說，便又要我吃水蜜桃。

但是我却居然想去研究他了：

「你家裏有多少人，不要你負擔嗎？」我說，自己聽出這話頗來得生硬，但是已經出了口。

「有有，有的是。有一個老婆，有兩男孩子，一個女孩子。」他說。

「在那裏念書？」

「兩個孩子在上海聖瓊斯，女孩子在北平清華。」

「但這不要你管嗎？」

「哈哈，我真對不起一切的人，這都是我的老兄在那裏管。我，我是管不了這許多的。」

「太太呢？豈不要你管？」

「照規矩是應該管一管的，然而到現在，我也沒有管過她。」

「那末現在她們過得很好嗎？」

『有甚麼過得不好的，不是明明的活着，而且很康健。』

他說到這裏，這種絕對不負責任的樂天主義我暗中很有點不滿意。但是在我的朋友中，沒有一個不爲了這種種事情叫苦連天的，不料有這樣一個他，竟能把這種種看得和他一絲關係也沒有似的，我又不能不佩服他這種一切推開的本領，因而我忽然又想學他。

『不怕你氣惱，不過我以爲你這種態度也有點不大對，似乎太過分了。』我說。

『哈哈！這誠然是不大對的，我自己很覺得，並且是許多人對我說過的。然而我以爲，目下在世界上做人是無所謂對與不對的。一定要說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那末我敢說快活是對，不快活是不對。人，沒有一個不想快活，但是快活是要自己去尋來的。可是許多人，却都是不會尋快活。我，是一世快活人，不肯負責任的，真像你剛才說你自己一樣，聽要做什

麼事，就要頭痛，何況家裏多多少少的麻煩事情。娘兒們，頂麻煩，小孩子，也是討債鬼！你以為人真的可以享到兒子的福嗎？這是那種想靠兒子吃飯的人說的話。我，誰也別想靠誰，將來也不要靠他們，他們現在也別想靠我。你，大概還沒有結婚吧？我勸你，不必結婚，如果為着愛情，那是夢想，即使有，也沒有永久性的；如果單是為性慾，那更好辦，像你這樣嫖嫖堂子，不也是很好嗎？致於「老了之後」的話，也不必管，人誰知道自己一定會老呢？在這種世界，可以死的機會着實多，未必會等到老了再死，即使老了，受一點苦也是不免的。人老了，許多事情都無味，即使快樂也和不快樂一樣。

「人，始終只有一個人，自己還是自己，和別人毫無關係。我始終認定，除開自己外，其餘的都是別人，無論是你的爺，你的媽，你的老婆，你的兒子，都是別人。是別人，你何必去管呢？父母，可以死的；弟兄，

大了全都可以不認識，兒子，大了也可以不認識，至多是老婆，較為和自己最有關係點吧？然而也不會兩個人同死，結果還是無關係。我說給你聽罷，你別以為人家說的「家庭」「家庭」有甚麼道理，據我看「家庭」也和旅行一樣，住兩天，就出來，想着要去，又去住幾天，給牠一點錢。然而旅館很多，世界便是一個大旅館，到處可以去。

「就說朋友，也是假的，即使最知己的朋友，也仍然是別人。甚麼叫「知己」，自己才知道自己呢，別人，只能知道他自己。好比說，你心上有點難過，他能替你刮去嗎？你到了可以死的地步，他能使你活着嗎？甚麼叫幫助，人自己何且不能幫助自己，何況別人。總之這世界，沒有什麼道理的。一句話，活着，大家互相利用，想靠着別人快活自己；死了，一概都拉倒……」

我萬想不到我那一句閒話便引起他這許多議論，長長地說下去，竟使

我不耐煩去聽他，議論又來得這樣怪，我急切中竟想不出什麼道理去回駁他，而他說的這些話，究竟有沒有道理，也弄得我有點糊塗了。我心裏想道：『一點也不錯，這個人確實可以算一個寶貝的！』

但是老彭的議論似乎就此而止了。好像有點疲倦，還需要一點大烟的樣子。然而大烟已經沒有。他便不說話，吃了一點菓子汁，拉出身邊的報紙，湊着烟燈的光看起來。

那時候那三角形的房子裏比剛進來的時候冷了一點。我無意中望到窗外，只見白色的雪花正在飄下。我立起來，走到他那掛着幾塊面布的牕前去看他的錶，已經有十一點。牕外面，馬路上，雪白雪白地，全是雪，不過幾個黑色的人們鬼頭鬼頭在上面走動，表現出北方寒冬的深夜來。

『我走了，再遲怕沒有車子了。』我說，打算走。

『那何必，今天不妨住在這裏。』他一邊說一邊也望一望牕外，『這

樣大的雪，有車子也是活受罪，何苦，難道我這鴨絨被頭，還不配你蓋嗎？」他丟開手裏的報紙說。

聽見他提到鴨絨被頭，那黑撲撲的東西就要使我肉麻，我說：

『那到並不是，我是不喜歡兩個人睡在一起的。』

『哈哈！然則你在窩子裏，也是一個人獨宿嗎？』他笑將起來。

『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也笑了起來。

『那末請罷，再遲，可真要回不去了。』他說，很直爽地再不留我了。

我從那三角的房間走出來，在那迷宮似的樓上繞了多少灣，好容易尋到樓梯，找到了大門。來到馬路上，已經雪深尺許，不能行走，空氣猶如冰窖一般。我尋到一輛馬車，沒頭沒腦地把外套直扯到耳朵邊，叫那馬車趕到我那住的地方去。來到我的房子裏時，樓上的關客似乎還沒有回來。

只有太太的聲音在教訓老媽子。我房裏的爐子已經熄滅，便只好趕緊躲到被窩裏。但是先前吃的東西還沒有消化，肚皮仍舊像鼓一樣硬挺着。而那三角形的房間的一切，老彭的怪樣子，猶還在我腦中迴旋，有特殊的回味，使我即刻睡過去。

自從那晚以後，老彭仍然天天到我樓上的閩客那裏去。有時也到我的房裏來坐坐。我也時常出來，經過他那客棧，遠遠地，便望見那樓上，一個臃洞之中有兩枝銀燭高燒着，猶如敬神一般，我就知道老彭大概又在那裏弄點東西吃了。

約模又是一個多月，其時年底快到了。老彭忽然換上一件臃腫的舊羊皮袍子，上加一件中國外套，據說是從那位閩客那裏借去的。但是這一借之後，不多幾天他便忽然動了身，說是回北京去了。閩客們，於是乎重新打牌，並且放肆地議論他，最可恨的，便是拐去了羊皮袍子和外套的事情。

至於我這方面，老彭走的時候他並沒有來向我辭行，因而我和他並沒有所謂分別的一件事。

照現在計算起來，我和他自從互相看不見起，到現在快有一年多了。他現在，也許在北方的他之所謂旅館中，然而也許又在兜圈子。我現在，又到了南方，按照他話說，和許多別人住在一起，也近乎是他之在F城時一樣，大有別人想躲避我的勢頭，也大有想拐羊皮袍子和外套的勢頭。不知道老彭能否兜圈子兜到這裏來，再弄點東西和我兩個人吃吃？這是我所希望着的。

十七年，五月，在南國。

白 癡



沙  
明  
五  
之  
死

——

是一個平常的冬天的下午，太空中拚命飄着乾燥的大瓣的雪，地皮上又白又滑，好像石膏做成的，北風在一個鐘頭之前停止了，然而寒氣充滿了每一粒以太，這每一粒以太能夠鑽入人的肌膚，使得牠發痛而且顫動，就變成了抖戰。沙明五，這樣一條細長的人，穿着一件薄棉袍子，用力把胳膊靠着肋骨，一隻籠在袖口裏的手緊緊壓着胸部，硬挺着頸子，用力伸着腿，急急地，走到廣昇棧裏來。

他的一間屋子在樓上，這是用三塊錢租來的。從十月初起，各個別人的屋子裏都生了爐子。他因為沒有錢買煤，一直沒有生爐子。今天，這樣的一個日子，也仍然不能生爐子。靠牕口，一張木炕的底下是空的，也不能生火。他從外面抖戰着鑽進來，倒覺得些少溫暖了一點，但是接着溫暖的仍然是寒氣，他停止的抖戰重新打起來，像要把他的骨頭鬆解，把他的身體軟癱了。於是他努力脫去鞋子，掀開被頭，把身體擠進去，連忙用手去捏凍僵的腳。

全房間不能夠從什麼地方得到一點熱氣，冷氣倒反從玻璃牕上透過來。牕底下一隻鐵釘，傳得外面的寒氣，頭上也結了冰，正像一隻菌。那備而不用爐子，發出鏽鐵的寒光，映進人的心肺。一切都是冷的，木頭的東西也和石頭一樣。沙明五躲在被窩裏，想用自己熱氣的來煖自己，然而不容易發生效力，至多停止了抖。他希望隔壁房裏的，熱氣能夠從板壁的縫

裏透一點過來。

但是這些這都極平常。在於他，今天之所以和平日不同，因為他心裏有一個利害的窮愁，窮愁在他本來也平常，不過這個窮愁來得絞心了，心靈像是他的仇敵，在咬嚼他的靈魂，他只得丟開冷，拚命去想。

房門忽然向裏面推動，走進這客棧的伙計，和平常一樣，用眼睛往全屋裏兜了一轉說：

「今天，要生一下爐子罷？」搓一下子手，這表示出這個屋子比其餘的屋子裏冷。

「還可以，用不着。」沙明五說，努力做出用不着的樣子。

「……」伙計不說話，因為這和他沒有關係，立刻打算退出去。

「但是老實說……請你，和你們掌櫃的說，借一點兒煤來罷，和房錢一起算。」沙明五忽然把頸子底下的被頭一推，並且伸出一隻手，指着那

爐子。

「只要他們行，我是可以去說的。」伙計說，含着笑，但這笑意顯然是說「這是怕沒有希望的」，出去了。

不多久，掌櫃的進來。是一個五十幾歲的人，禿了頂，戴着眼鏡，穿着皮袍子的。

「先生，怎麼說，要點兒煤吧？」他的眼睛從眼鏡圈子外邊望出來，隨便地說。

「是的，我想問你們借點兒煤，這和房錢一起算。」沙明五說，同時不自覺地，要想坐起來。

「其實一點兒煤是小事，沒有不肯借的。可是，先生，你的房錢也該付了，不必要這一個月的，上一個月。」掌櫃的說。

「我知道，不必要你們說，我很明白。過幾天，我都可以還你們。然

而目前，我沒有錢，天氣又是這樣冷，不生爐子太對付不了，請你先借點煤來，一起和房錢算。」沙明五說，自己明白這些話完全是欺騙，因為那些錢不知道從那裏來。而現在，還正遭遇着這樣的事。

「煤，我可以借給你，可是房錢，過幾天您務必要給我們的了。」

「那自然，那有不給的，不過現在沒有罷了。」沙明五說，但他現在不願多說話，心裏有點憤怒了。

然而掌櫃的還是說：「我說這話，又怕您氣惱；實在，我們這小賣買，沒多大的本錢，本來一個子兒的賬也不能欠，爲的是您爲難，有話說得好「出門人那有帶着錢兒出來使用的」，所以十天半個月不給也不和您來說，現在有兩個月了，可真挪移不過來。這叫我們怎麼辦！固然是，您有錢那有不給別人的，可是我們真爲難，所以非得請您老想想法子，這並不是說您有錢不給的話，是大家打算商量。」他立着不動，正是還有許多

話要說下去的樣子。

聽着這話，一種可恨的，近乎要打人的憤怒湧上了沙明五的心頭，平時的溫和的，柔弱的性格忽而驟然變得很粗暴，很剛強。這其間，他感到壞的事情正像連在一串上面來，一切的人都在排擠他，而自己便是個倒霉的中心。他不平，然而又害怕，終究只得壓制住自己。

「是的，是的。我並不討厭你對我說。這是應該的。但是夠了。現在總是沒有辦法，而天氣是冷的，先借我一點兒煤。」他的聲音近乎破碎，而且像正要直瀉出來而努力遏抑下去的，這就帶了一點可憐的調子。

掌櫃的不滿意，但是也沒有辦法地出來。沙明五給他的印象太壞：是如此一個黃瘦而高得格外顯得瘦的人，終日不喜歡說話，顯然是有窮的心事，尤其是眼睛，是孤獨而且感傷的，在明亮的地方看來很黯淡，在黑暗的地方倒反顯出明亮，常常不射在人們身上，喜歡去射在地板，牆壁，

桌子等無生物的上頭，一如那無生物倒和他有感情似的。在這樣冷的時候，全客棧裏就只有他一件棉袍子，而且還是布做的，全市鎮裏，或許也只有他這一件。有這許多的物事，其窮可想而知，其不能在他的身上沾一點好處也可想而知。掌櫃的不能夠信任他。像今天一樣的話，已經不是對他說過一次了，然而沒有一次發生效力的。掌櫃的更不信任他的話，他也很苦惱，因為最利害的是他該了他的賬，捨不得立刻請他搬到別處去。

二

天黑了，雪花更下得大了。街道上一切都墨黑，白色的雪花也不能夠看見，但是聽得見牠的聲音。沙明五從窄狹的胡同裏，走到吃飯的地方來。地皮上深深地積着雪，比平時高了五寸多。經過人們的踐踏，又是車

輪的碾壓，成功許多的稜角。沙明五怕滑倒了軀體，用着勁，一步一步好好地跨過來。

到了吃飯的地方，他趕緊拉開門，鑽了進去，又趕緊把門關上，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好像把吸進去的冷氣吐出來，而把這裏面的稍熱的空氣吸進去。這是一個巷底裏的小飯館，專做吃包飯的人的生意的。不過兩間屋子，外面一間是烹飪處，裏面一間是客座。十分昏暗的電燈光下面，僅僅擺着三副白木座頭，靠着牆壁擱着一具小爐子，那裏面紅紅地看來有些火，其實只有一塊較大的煤，這是使牠勉強不得熄滅，而稍稍保存這屋子裏的暖氣的。

沙明五一進來便覺得比自己的房間裏好多了。他隨即坐在靠牆口的座上，呆呆地用眼睛望着掛在板壁上的關公。那情形正像等飯吃；可是一個思想老沒有離開他，那利害的窮愁仍是咬住他的心。他覺得要訴苦，要

把心中的眼淚滴到這店裏的一個人的心上去。

「唉！……」他不自覺地嘆出一口氣，正像從他的心裏擠出來似的。

「唉！……」只聽得裏面忽然也來了這同樣的一聲嘆息。在三副座頭的深處，一個門洞裏的門帘掀起來，走出這店裏的老板奶奶。是一個近乎三十歲的婦人，不美麗，却有點風韻，然而這風韻是從愁慘和悲哀中顯出來的。她走過來，似乎老是含着冤屈似的眼睛朝沙明五望着，說：

「今天，怎麼來得這樣晚，飯已經快涼了。」

沙明五看見了她，心裏覺到稍為鎮靜了。

「掌櫃的不在吧？」他低低地說。

「……」她默默地點頭。「飯冷了。你要等一等，我去重新燒一燒罷。」她說，便走到隔壁去。

然而沙明五現在覺得無須乎吃飯，肚裏並不知道餓。他立起來，跟她

到隔壁去。

『有一件極壞的事情告訴你，我的事情拉倒了，他們把我斥退了出來！』他說，很久很久壓抑在心裏的愁慘，似乎跟着這句話衝出來，心裏十分酸楚了。

『沒有的事！』她抿着嘴不信似的笑，『真的嗎？』然而面色吃驚了。

『我爲甚麼要騙你！這是今天的事情！叫我怎麼得了！』他說，心裏格外酸楚了。

『這是爲了甚麼事，怎麼忽然地發生？』她的含冤似的眼睛張大了。

『不過因爲和一個用人鬧了幾句口，而我，我的價值還及不來一個人！他們就把我辭退了！……我真想不出這個道理，爲什麼他們不知道我的苦處，在那裏，多我一個人算不了什麼，而我，離開了那裏就要沒有飯

吃！」他說着，眼睛裏已經潤濕了，照在那小電燈光中，發出可憐而可怕的亮光來。

「難道沒有別的地方好去嗎？……」她也十分憂愁起來了。

「你還不知道，這我已經和你講了幾千遍了。照我這樣的境遇，在這世界上是不容易得到一個朋友的。爲的是我沒有多大的用處，而我能夠做的事情沒有一個人不會做的，能夠做我這種事的人，在這世界上正多着。所以人家之用到我，便像哀憐我而給我一碗飯吃，而稍爲覺得我討厭時，便可以叫我滾蛋了，因爲不難得到照我這種人一樣的人的。現在，這邊是不需要我了，別處，也一樣的不需要我。拉倒了，我只好餓死！」沙明五說，一種無邊的傷心在心上滾動起來，兩滴眼淚便滴出來了。

「啊啊，你不要着急……」她連忙說，「世界上並不見得會餓死人，你定心一點，總有辦法好想的。」

「定心嗎！這是我對我說的話，然而我，那裏能夠定心，這一個打擊於我太大了，分明把我陷到了絕境！從吃過飯起，得到這消息起，我的身體便軟了，現在我正發着抖！」他說着，真的像有寒氣從不知道什麼地方來侵佔了他，他抖起來了。

「快不要這樣，定心，定心一點，這樣我也要哭了！」她連忙去捏着沙明五的手，那隻手沒有一點熱氣，捏在她手裏正像一團冰塊。「啊，你的手這樣冷，快點定心點，這要弄出病來了！」

同樣的一種憤火也在她心中燒起來，於是她很毒地咒罵了：

「全沒有一個好人，在這世界上，窮人是被別人欺侮的！他們只顧欺負我們這種人！好像是，因為我們窮，便不應該和他們全在一起，越窮便越應該死，而讓他們不窮的人活着。我們便不是人嗎？況且我們又不巴望什麼別的，不過想吃一碗飯，這一碗飯，他們也要用盡方法來奪去！天！

你沒有眼睛嗎？都是爺娘造出來的，爲什麼他們好欺負我們！」

沙明五沒有注意到她的咒罵，也緊緊地捏着她的手，覺得她的手是那樣的粗糙，不像一個女子的，這是因爲時常洗衣服，下冷水，所以有了許多的裂紋。同時他只想把她用力抱起來。

「許多的壞事都同時向我擠得來，廣昇棧的掌櫃的，連一連二的向我催房租。這我從那裏給他，現在事情一拉到，更沒有，但是少不了他的，這又叫我不沒有存身之處了！你們這裏的飯錢，也是要給，你們的老板，怕不能讓我欠下去了！……」他說。

「這不要緊，」她立刻停止了咒罵，靠近他一點。「這邊，你放心，無論怎樣，不會使你沒有飯吃。我可以代替你去對他說。」

「但這是沒有用的。我知道他恨你比恨別的人還利害，他時時要打你！……」

但這時候聽得外面的門响動了。沙明五知道是老板。再不能讓他們說話，立刻放開手，他走到那間屋子裏去。

老板從外面進來，是一個紅鼻子，圓面孔，細眼睛的高大個子。一直走到烹飪的那一間去，他問道：

「他們都吃了飯嗎？」

「都吃了。只剩沙先生。」老板奶奶這樣說時心裏有些害怕了。

老板老是一種生氣的面孔，一聽見她的聲音就惱怒起來。他哼了一聲，便走到這邊來。

「沙先生！我請你下次來得早一點。天氣冷，飯要重新燒，我這邊沒有人手，而且本錢小。」他說着，在牆角上挑選一塊較大的煤，塞到爐子裏去，「你看，煤是這樣貴，也燒不起，開這種店，一點也沒有好處！」

沙明五打定主意不說話，不理他。老板奶奶把飯搬過來了。

「吃罷，沙先生！」她低低地說，用眼睛偷看老板的面孔。

一看見飯，沙明五立刻餓起來了。然而他恐怖地覺得，這可愛的飯總有那末一天要和他分手，而他或者不能在別處找到同樣的飯吃，說得利害點，他不容易在這世界上找飯吃，而餓死却是十分容易的事。

「沙先生！我又要來吵鬧你，這我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了。你這飯錢，究竟那一天給？別的人，沒有一個拖欠的，爲的是自己吃的飯。我們，是拏零錢去買零貨，一天沒有兩塊錢就開不得火。但是這錢全靠着你們，並沒有沾到你們的好處。人家給了錢的，就只曉得到這裏來吃飯，而你的錢老是不來，這叫我沒得法子去買東西，連給了錢的也要沒得飯吃了，這叫我們怎麼辦！而我們自己也要吃飯的。」老板又說起來。

「我知道我自己的苦處，也知道別人的苦處，我很知道你的苦處的。」沙明五含着飯說，用力點頭。「這錢我總有一天要給你們的。無論

我是怎樣窮，總不要白吃人家的飯，這算什麼！」

「可是沙先生」老板說，「我並沒有說你窮，說你白吃我的飯。可是你這「給」的話，我已經聽見了幾十遍了，然而到今天還是沒有。頭一句話，我不是誠心要逼你，能夠讓你欠下去，我也很闊了。可是我們要因爲你一個人的欠賬不能夠開張了。我們這兩張嘴，又去問誰要飯吃。」

沙明五覺得沒有話好說，而飯便在喉嚨口發噎了。

「不過我知道，他並不是故意要欠我們的賬，我們也早就知道他的難處了。他，就這孤身一個人，事情又不好……」老板奶奶向老板挪近一步，聲音顫動地說。

沙明五聽見她這樣替自己解說，幾乎要哭出來了。

然而老板聽見自己的妻子來替別人說話，他的細眼睛張開來，用力掉過頭去：

『唔，你倒會說這種話？我怕我不知道一切人的難處嗎？我不知道別人的難處，不知道自己的難處嗎？我爲什麼一定要逼他？是的，我沒有你這般大的量氣！……』

她的面孔突然紅了起來：

『但是他現在又碰到了壞事情，他的事情沒有了！一時從那裏去得到錢！』

一聽到沙明五沒了事情，老板格外的對於她來得震怒，而對他却來得驚恐了。他向沙明五走上一步說：

『沙先生，這是怎麼一會事？我知道，這一定是你的性子不好，所以容易惹得別人發怒。』他好像同情他起來。『不過你總得請別人去，關說關說。你們那裏有些人在這裏吃飯，我很知道一些情形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大家是在外面混事的，決不能使性子，萬事須得讓人一步，事情

是頂要緊的。」終之他露出教訓的口吻來了。

沙明五異常的敏感，他了解了老板的意思，『可是請你放心，無論如何我自己已怎樣的不走運，決不連累別人也倒霉，你這飯錢我一定要給你的。即使我沒有事情，一樣的要給……況且，我每天還要吃飯？！』

『不是，我不是怕你不給我錢的話——我那裏怕你不給錢，爲的是替你想，也替我們想。抄近點說，我們說直話：好比是，你是這麼一個人，你一脫事情，就沒有錢，你沒有錢叫我們怎麼辦？反正是，你不走運，我也未必是什麼好買賣，我只巴望你的事情好，按月給我錢，也省得多說話。』老板說。

『然而不瞞你說，掌櫃的！我可真沒有法子去弄到錢，而飯却是每天要吃的！』沙明五說，眼睛裏露出哀求的光來了。

『那是不用說的話，我爲什麼要把主顧攆出去。可是聽你怎樣辦，這

一個月的飯錢總要給我，至少或者是半個月。要不然，我也太難了，說句對不起的話，請您老從明天起換個地方罷！」老板直截地說，心裏打了「反正如此」的主意了。

沙明五聽見這句話，無可形容的着急驟然來弄昏他的頭，耳朵近乎是聾聵了。

老板奶奶驀地伸出手來去捏住丈夫的胳膊，用眼睛朝着他說：

「你這句話要使他着急了。在這時候我們再不能去逼迫他，他該的賬不單是我們這一處，還有廣昇棧。他不曾老沒有事情的，讓他每天照常來吃飯，總有一天能夠給我們錢的。」

但是這些話令老板憤火中燒，他的面色變了，眼光兇惡了，使出勁，忽然一個巴掌向她打過去，直把她打到牆角邊，幾乎掀翻了爐子。

「偏是你會說！你這東西！你多麼的體諒別人呀！你姓沙嗎？」趕上

去，用腳踢，她痛哭地喊了起來。

這其間沙明五忘記了自己的一切，像一把刀刺着他的心，他週身戰動了，直立起來說：

『掌櫃的！你爲什麼打她！』

『你姓什麼？你管我們的事！……我知道，我懂得！』老板猶惡地露出了牙齒，那勢頭看來要打沙明五了。

『用不着打她！我可以給你錢，至遲到明天！』沙明五瘋狂一般地說，他沒有法子再立在那裏，他開開門，出來了。外面還是下着雪，胡同裏的黑暗更爲濃密了。他什麼都看不見，但聽得老板奶奶的號哭格外利害了。他橫了一橫心，想再走進去，然而終究忍耐着，用方向胡同外面走去。

夜深了。沙明五又擠在廣昇棧的樓上的被頭裏。沒有燈，房裏面什麼都看不見。窗外是烏黑的天，也看不出甚麼東西的輪廓，只有一種像烟一般的，黑的濃霧吞沒了遠近與天地。掌櫃的仍然沒有拏煤來，屋子裏的寒氣比白天更其濃密了，似乎很堅硬，漲滿了全房，而緊緊地貼着人的肌膚，彷彿用刀慢慢地削。在這寒冽的黑暗中，看不見什麼，但是他睜着眼睛，只是想，只是想，而且耳朵裏又聽見老板奶奶的啼哭，他的身體像要毀拆開來。

的確的，他已經被別人辭退了，是實在的事情，不是虛假，而且近乎是斥退的！……他一直在報館裏當書記，今天是他永久要和報館離開的一天，同時，沒有別的地方收容他！……書記！這是最被別人看不起的末流事情，「書記」這兩個字，簡直進了人人的耳朵會引起輕賤之心的，弄到做這種事的人，顯然是沒有別的能力，僅僅依據字典上的筆劃，和手腕的

無意義的活動，再加上按照稿本的服從心，做出這種機械的功作罷了！這事情絲毫沒有獨立性，所以薪水一定比一般工人的還要少，似乎是一切事情的僕從，而寄生在這世界上，稍稍吮吸一點別人剩下來的殘羹冷飯！……位置的底卑便是說明他不能反抗別人的一片大道理，於是人家可以奚落他，取笑他，拏開頑笑來代替對於他的尊敬。報館裏的先生們，誰都比他強一點，所以主筆先生可以對他作溫和的呵斥，編輯先生便可以替他提綽號，僕人便絕對的不依他的話，而經理先生，便索性斥退他了！……僅僅爲着和僕人爭論的事情，而這也是由於替報館裏辦事，而別人就可以斥退他，把這一點蓋沒了其餘許多的勤苦，用這一點推測出他全盤不馴的性格。難道他們不知道他的苦處？在他們，多一個人算不了什麼，而在他，離開了那裏就沒有飯吃！吃飯是他最低限度的需要，然而他們忽然斷絕了他這一條路！

事情已經如此。以前的事情，他能夠明白地想出，而且都是實在的。以後的事情，他想不出來。現在，這在他是個很清楚的絕大的界限，以前的一切，都和他分了手，以後的一切，是個空的無底洞。除非死，然而他現在活着，他已有自己的生命，自己需要養活自己。但是這些又都要仰給別人的。而別人，不必需要他。最不費力的快樂，最好天上伸下一隻手，把他扶起來，或者有一個地方正在需要他，叫他去。然而這沒有的事，不如那斥退的事情來得實在，完全是夢想。

「應該在這五天之內想出辦法，否則我只好餓死了！」他心裏說，重新拚命去想。

廳外面的雪的瓣頭比前更大了，大得可以看得出來。太空中靜得像沒有這世界似的。客棧裏這時候也沒有人聲。寒冷像殺滅了一切，而他也好像正等寒冷來殺滅。

他的思想又堅固地想到老板奶奶，她，也是一個可憐的人，她從前在鴛子裏當姑娘，和他熟識了，不要他的錢，要他常常去看看她。一年前，被那老板領出來，幫助他開店。但是他常常要打她，好像她之對於他是專門接受他的拳腳的，他的領她出來也正是想天天毆打她似的。他天天到她那裏去，天天看見她啼哭，看見她的慘白的面孔，含冤的眼睛，皮膚裂開的手，他只覺得可憐她，而且愛她。然而今天，她爲着他，挨了打了。

思想像一隻釘，釘在他的心上，又像酒精一般，發酵地輪到他週身的每一條血管，每一條神經。黑暗像幽冥的世界，但那裏邊像有許多的團塊正在活動：是恐怖與危險，怨憤和愁傷，沒有方法可以逃遁。「死！」非常強固地，這樣一個黑色的字的形狀來得非常之大，同時廣漠地籠罩在他的四週。無底的感傷，使他心驚而且痛，他忍耐不住，壓抑不住，他哭

了！……

第二天一清早，老板奶奶悄悄地到廣昇棧裏來。沙明五鬢髮是睡着，但腦筋仍舊不息地絞動，他的聽覺很敏銳，聽見她的腳聲便醒了。

「啊，你怎麼來的？我不願意你來，我不願意你挨打，從今以後，你要爲我挨打了！」他突然非常清醒地說。

「不要緊，我願意挨打，我要常常的看見你！我怕你從今後不能到我那裏去了！因爲你沒有錢。然而我可以到這裏來看你！」她帶着哭聲說。

「但是你也將要不能在這裏看見我，因爲我欠了房租，一樣的沒有錢，我只好到別處去！」他說。

「你到那裏去？告訴！」她擠了過來，緊緊地靠着他的身體說。

「這我還不知道，然而我最好是有錢！」他說。

「啊啊，無論怎樣，我總想看見你！我，沒有一個親人！時時刻刻只覺得心裏悲苦！」她猛地低下頭去，墜泣起來了。

「我，也一樣，沒有一個親人！我是把你當做親人的，你是我的妹妹！」他用力把眼睛直釘她面孔上看，忽然，眼淚也淌下來了。

「然而天要害我！天要作弄我！這可恨！」他又恨聲說，用手打自己的頭。

「啊啊，你昏亂了，事情不會沒有辦法的，報館裏一定還要你，不會那樣狠心的，我們已經夠苦了！」她連忙抱住他的頸子，含淚的晶亮的眼睛朝他失神地望着。

「這是完全不會有的事，他們明明斥退了我，再不能進去了。除非是別的地方要我，這才是辦法。」他說。

但是他現在望着她那被眼淚浸濕的眼睛，他覺得一切似乎有辦法了一

點。辦法究竟在那裏？他雖然依舊不知道，可是這她和她的眼淚便是暗示他一切都有辦法的。他不像以前一樣感到異樣的窮愁了，他的心靈突然平穩了，好像並沒有遭到意外之事，而幸運自然會來湊就他似的。這是甚麼道理？他一點也不曉得，然而那道理却像一塊鐵，堅固而平穩，蓋在他的頭上，因為她在他的身邊，這世界上，有她這麼一個人的原故。

他突然極有把握似的說道：『你不要着急，我能夠時常和你相見的。只要我能夠有錢，這錢，我有辦法，我自然可以弄到牠的！』

『啊，啊，我但願如此。然而你怎樣去弄錢？你沒有一個朋友！』她格外緊緊地抱着他說，不再哭了。

『我還有一個朋友，他能夠借錢給我的。』他雄壯地說。於是溫柔地把他推開，『你回去罷，別再讓他來打你！』

老板奶奶也不能夠再捱攔時候，回去了。

她去了之後，沙明五便從廣昇棧裏走出來。他向街道上走去，不到吃飯的地方去，也不想回廣昇棧。只是在路上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完了直的路，又走橫的路，走完了這一條路，又走別一條路。他爲什麼這樣走？他自己也不知道。唯一的，就是不願意讓自己停住，兩條腿只管在下面無休止地搬動。

天有點晴了。道路上積雪極深，雖有薄陽的暖氣，却仍然不融化。僅僅是被車輪碾過的地方，現出幾條黑色的路。一切的東西在上面經過，便喳喳地弄出乾脆的聲音，像許多的軋刀，在切着青菜似的。路旁邊，樹木僵硬地挺着，像永遠不會活過來。房屋矗然立着，猶如冰得格外的堅固。這其間，寒風在拚命呼嘯，用極大的力量打到屋頂上去，有時候便捲起一大塊雪向下面壓下來，每每打着行人的頭頂。這些行人各自默默地前奔，板着疲倦而威嚴的面孔，鬚鬢預知大禍之將要來臨，正在各自打算一條出

路的一般。人家，鋪戶，爐子的烟直挺挺地從房簷上鬼手似的伸出，鐵的嘴裏噴出黑烟。全市鎮，是白的顏色和灰的顏色。

然而沙明五不看見這些，他只是筆直的向前走去。好像不是一個真的人，不過用機器把他推動似的。眼睛呆睜着，直望着地面，有時候，在轉灣角上，和別的走路的人去撞了一下。有時候，他的棉袍子被什麼東西搭住，於是他立定，知道那東西是電網，他已經走進了網裏邊。他重新鑽出來，朝對面的路上走去，忽然他的頭去觸着堅硬的東西。他注視，就看見「打倒……」這樣的標語，原來是用黑的柏油寫在紅的電桿上的，而他觸着的正是電桿。他不停止，再向斜刺裏走去，便覺得有明亮的東西在他眼前閃耀起來，同時他的腳，似乎端着別人的腳。

「站住！」只聽得耳邊發出這樣的震怒的聲音。

他明白過來時，知道去撞着了兵士了。但是由這發見第一個兵士，又

發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他才知道他們正在站崗。

他不覺得畏懼，而且還是一直走。唯一的，他心裏所急切地需要的是去想弄錢。他模糊中覺得，這世界上，正有很多很多的錢，亮晶晶地擺在那裏，只等人去取，無論是誰，都可以搶一點在手裏。然而又是絕對的難，因為他要錢，這錢須經過別人的手，而且要用東西去換來，而他現在正沒有東西去換，而且別人無須乎他的東西。於是他忽然又像發了癡，只希望，或者天上真的能夠掉下錢來。又希望，有一個外國人掉下一個皮夾子，等他去拾起來。甚而致於希望這許多的雪都變成了錢。

同時，在眼睛的神光中，又有許多的面孔：是報館裏經理先生的面孔，廣昇棧掌櫃的面孔，飯店老板的面孔，老板奶奶的面孔。這些面孔又和街上的許多人的面孔混合起來，變成海也似的一片，他心裏絞動了，頭有點昏亂了。

他走到傍晚時才走到原路上來，幾乎已經走盡了所有的路。但他不知道餓，只感到疲乏，他需要睡眠，他走回廣昇棧來了。在進門的時候，他遇見一位海關監督的乾兒子，他是肥肥的臉，包着一件水獺領子的皮大氅，戴頂海虎絨的皮帽子。他忽然對他說道：

「沙先生，我正要請你一點事，我那本帳，要請你替我抄一遍。」

「可以，但是……最好你能夠給我一點錢。」沙明五失了神般說。

乾兒子十分地奇怪，他沒有聽見說過抄帳也要錢的，他不說下去，上樓了。

沙明五也上樓，仍舊來到自己的房子裏，擠到被窩去，還是拚命的想。

但是她現在來傾聽這客棧裏的一切了。他聽得樓底下的伙計在哈哈地笑。聽得掌櫃的在櫃上數着洋錢。聽得別個屋子裏的爐子烘烘地响，還有

吱吱的聲音，是爐子上的水壺正在出蒸氣。

他又聽得隔壁房裏的乾兒子脫下皮大氅，掛在左邊的板壁上，隨後坐下來，打算盤。他又聽得樓梯上僕僕地响，一個人走上來，經過走廊，經過衙堂，一直走到乾兒子的房裏去了。

「好冷！」

「好冷！」他們說。

聽得他們抽大烟了，烟聲嗶嗶地响，又是客氣的動作，談話的聲音。

「鍋貼！」聽得這客棧裏的伙計喊着，隨後走到乾兒子的房裏去。

聽得他們吃鍋貼了。這時候沙明五髻髻像看見似的，看見他們把熱的

鍋貼一隻一隻送進嘴巴，焦黃的，噴香的，而油便從牙齒縫裏擠出來。沙

明五突然知道餓了，并且很寒冷。他模糊中覺得，他自己可以走過去，對他們說道：「我冷！」便在火爐旁邊蹲下來，再說：「我餓！」便到盤子

裏去拏鍋貼吃，這是十分容易的事，很可以這樣做。但是，有一種道理不許他這樣做，他仍然蜷縮地，昏亂地擠在被頭裏。

天又黑了。聽得他們又抽起烟來了。

『他不知道究竟如何？看報紙，上面說……已經到了X地了，Y地已經失守了……』陌生的聲音說。

『有人謠言，到了三千便衣隊……』乾兒子說。

『再過幾天，你看……』

『……說話要留心……隨便殺人……』

再過一會，聽得那個人要走了。

『早點走吧，戒嚴得利害，過八點便不能走……』

『那末明天來……』

於是又是經過衙堂，經過走廊，樓梯上僕僕地响，一個人下去了，一

切又暫時的寂靜。

#### 四

一個堅決而強固的願望霸住了沙明五的心靈，夜半了，他還不睡覺，在黑暗中，一直用耳朵注意地聽着。一切都寂靜，全客棧的人都入了睡眠，隱隱地，到處有人在打呼。隔壁的乾兒子，也正在打呼。他能夠想得出，肥肥的圓臉鑽在被頭裏，眼睛緊閉着，是死人一般的安靜而難看。他的海虎絨的帽子擺在茶几上，水獺領子的大氅掛在板壁上，皮袍子，蓋在被面上。

一陣熱氣通過沙明五的全身，他輕輕地坐起來了。心裏劇烈的跳動，竭盡精神去聽乾兒子打呼的聲音。他相信他睡着了，下一個決心，掀開被頭，不覺到一點寒冷，爬下炕來。不穿鞋子，用腳踏着地板，走到隔壁屋

子的門外來。

衙堂中，黑暗的烟霧凝結着像會變成許多的怪物，大烟的氣味，煤屎的氣味也像各自結成球，而沒有混合在空氣中。那一頭稍爲明亮的白霧，是從牕外射進來的雪光，牕外面，是眩人的白色，正是堆在各種東西上面的積雪。

沙明五還是竭盡精神在聽着，死人一般矗立在乾兒子的房門口，只聽得乾兒子翻了一個身，去繼續打呼。他的右手漸漸地戰起來，試着去推那房門，知道裏面沒有門。

『天！讓我做這一次，而且你要如我的願！』他在心裏嘆了一口氣，心便加緊跳動了，但志願更加強固，門便被 he 推開了。

於是把戰動的左腿跨進一步，左手很熟識地向板壁的一處地方摸去，觸着柔軟的東西。

「好了，在這裏！」心裏感謝地說，雙倍的勇氣激動他，一種超過平常的力量，把那沉重的東西提了出來。於是一陣無比的慚愧，走回自己的房。連人連那東西一起擠在被頭裏，急切地希望天亮的來臨。

天亮了。那雪忽然的又下起來。街道上和房舍上的積雪幾乎把一切的輪廓抹去。天色暗淡，悄無行人，世界還沈默在夜的餘威裏。他不知道寒冷，推開窗，從被窩裏拖出一件水獺領子的皮大氅，扔到牆腳下去，急急地走下樓，走到客棧外面，在牕底下，拾起皮大氅，筆直的走去。

在當舖的高櫃檯的外面，沙明五從那鐵欄杆的方框子中間，把皮大氅默默地塞進去，不說一句話。

朝奉用明銳的眼睛望着他，又望皮大氅，隨後把牠攤在櫃台上，用手指撫摩牠的全部，不遺漏一處地方。用木頭一般的聲音說：

「當多少？」

沙明五兩隻手扳着櫃檯，前半個面孔擠在鐵欄杆的縫隙裏，用嘶喘的聲音說：

「你說，能夠當多少？」

「二十五塊錢！」朝奉說，眼睛直望着前面。

「不能三十塊嗎？」沙明五說，踮起脚尖來，似乎想把面孔全個擠到鐵欄杆裏去。

「不能夠，二十五塊錢！」朝奉重新明白地說一遍。

「三十塊！」沙明五又把脚尖踮起一點，并且伸進一隻手，挺着三個指頭說。

「不能，多一塊不行！」朝奉說。

「請你再看一看，這是皮的，而且還是水獺領子！」沙明五說。

「我知道，但是舊了，不行！」朝奉把大鑿往外面推過來。

「就二十五塊！」沙明五決然地說，同時回過頭來向外面望。

他在朝奉的手裏接了錢，急急往外走。

「還有當票！」朝奉喊。

於是重新拏了當票，走出來。忽然，他把當票搓成一小團，塞進嘴巴，並且用力咽下了肚皮。

是將近吃午飯了。沙明五從廣昇棧的後面，經過一個三官廟，才走到吃飯的地方。一進門，他喊道：

「老板！」

老板從裏邊跑出來，仍舊是生氣的面孔：

「還賬嗎？」

「還賬！這是兩個月的！」沙明五拏出二十塊錢來。

「用不着這許多，算到前天；我收你十八塊錢。以後，請你換個地方

罷！」老板說。

「什麼？」他說。

「我不做你的生意了！」

「爲甚麼？……我不願意給你包飯！」

「爲甚麼？」

「走！……你自己去想！」老板惡狠狠起來，同時喊道：「來！」

門帘掀動，老板奶奶走出來，直立在那裏不動。

「你看！這個流氓，從此以後我們不要做他的生意！」老板用沉悶的

表情對老板奶奶說。

只見她又猝然地跑進去，是身體倒在床上的聲音，窒悶的鑿泣的徽聲就發出來了。

「但是我有兩天沒有吃飯了！掌櫃的！這一頓，請你讓我在此地吃！」

沙明五搶上一步，不知道像對那一個人說。

「我不管，請上別處去！」老板用力把腦袋向他一晃，帶着憤怒的微笑，也進去了。沙明五重新在雪地裏走着，他的腦中昏沈了，耳朵裏發出蟬鳴似的响，白雪在他的眼前耀光，清水鼻涕冰結在面頰上，幾乎使他疑心出了血。寒冷好像捉住了他的腿，骨節將近變成了僵硬，而不能聽他自己的指使了。北風來得那樣緊，眼睛不能看見什麼東西。軀體上的一切似乎已經不是他的了，就只心明白，但是明白自己將近要凍死。於是他用出一種性命相搏的力量，把全身挺得像木樁一樣直，認準一條線，拚命地向前面衝過去。

看見另外一月吃食店，便用腦袋去頂開那扇門，衝進去。爐子的熱氣向他烘的撲過來，他昏了，僅僅心裏還有一點少許的明白，不讓自己倒下，努力的還是走，於是到那牆角邊，他倒了。

稍稍清醒過來時，他便喊道：

「稀飯！再來一點兒酒！」

是這樣一個吃食店，空空洞洞一個四方形的大屋子，一具爐子放在正中間，長條的檯子，成排地都從靠牆的一頭伸出來，底下就是長檯子。許多穿短的破衣服的人坐在長檯子上，俱各彼此不相識，各自拚命吃長檯子上的東西。伙計也是破的短衣服，忙亂地，在長檯子的縫隙裏，擠過來，擠過去，擠過去，又擠過來。

沙明五一面用力吃稀飯，一面朝各人的面孔看。那些人，面孔都異常的疲倦而且黑，不過又很定心。他心裏異常的慌張，突然又異常的愛他們。他想立起來，去拍隨便那一個人的肩頭說：『我現在是這般苦，你來做我的朋友，幫助我一下！』於是他的嘴巴忽然不自主地離開了稀飯碗，大聲喊出來：

「我現在不得了！」

伙計正走過他的前面，立定了。

「要甚麼？」他說。

沙明五自己才明白過來，但是他說道：

「請問，你們這裏用得着幫忙的人麼？」

「？」伙計不懂得他的話，愕然望着他。

「我願意來替你們管管賬，只要有地方睡覺有飯吃！」沙明五說。

但是伙計笑起來：「醉了！」自己說着，擠過去了。

在沙明五的心上，忽然又發出聲音來。他只聽得海關監督的乾兒子在房裏大聲的喊嚷：「可恨！我的皮大幣！於是有許多人在忙亂着，全個廣鼻棧裏的人都在大聲喊嚷。掌櫃的喊道：『房錢！』客人們喊道：『有成！』」今天誰開了大門？「沙先生一天沒有看見！」伙計喊道：「他

房裏的牕開在那裏！」……

## 五

約模知道是飯店裏的老板出去的時候，沙明五在老板奶奶的臥房外的牆腳下，他一隻手用手指抓住了牆頭上的磚縫，兩隻腳立在堆在牆腳上的冰結實的雪堆上，另外一隻手去敲擊那扇牕。

紙糊好的牕發出破殼之聲開開，老板奶奶的蓬着頭髮的頭，伸長了頸子，攔到牕檻上來。

看見是他，她的鼻子扇動，兩個頰腮鼓了一鼓，眼淚便又衝出來：

「他不在，你可以進來！」她說。

「我不，請你給我一把刀，剪刀也好！」他說：

「那做什麼？不行！」老板奶奶突然住了哭，伸出手來抓住他。

『不是那……我另外有用處！』沙明五用勁搖他的頭，但是儘量低低地說。

『不行！你不要……』她說，眼淚又擠了出來。

『唉！並不是……我要去撬門。……還要一匣洋火。』他說，近乎發怒了。

『撬門？……』

『對了，三官廟的門裏面門着。我今天只好到那裏去宿。』

『廣昇棧……』

『他們把我趕出來了！……快一點，冷得很我不能常常站在雪地裏！』

有了一把洋刀和一匣洋火以後，沙明五重新走到三官廟的門口。用洋刀插進兩扇門之間的縫隙裏，向右邊一刀一刀撬過去，撬開了門門，於是

由後面來了一陣風，把門吹開了。他走進去，重新關上門，把洋火擦起來。

點起神廚前的供器上的燒殘的蠟燭，他看見，十分破殘的牆角上一大堆亂乾草，做出溫暖的樣子正在等待他，自己的影子却從拜墊的底下一直伸到後面的牆上，像一個巨大的可駭的巨靈。於是他坐到那堆乾草上去，同時便想鑽進去。

「菩薩菩薩！我願意這天上真的有菩薩，而且真的能夠救人的，救我吧！我已經到了這個時候了！」他不禁呼喚起來，一陣並不熱，然而却像是火的東西燒着他的頭幾乎又要使他昏過去，他的週身好像在逐漸支解，而生命好像已經渺茫了。

但是他忽然感到背皮上來了一種異樣的熱，并且正在那裏動，忽然，乾草堆活動起來，往外聳，往外聳，就伸出了一個漆黑的，可怕的頭，又

有一隻枯柴似的手。

「你是誰？」那怪物銳利的目光從不辨五官的面孔上射出，胆怯地，但又兇惡地問他。

「我和你一樣，沒有別的地方好睡覺！」沙明五說。

「你也是一個討飯的嗎？」那怪物變成驚奇的表情望着他，坐起來了。

「不是，但也差不多了！我被各處的人趕了出來，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沙明五說。

「那我不相信，我知道，你一定做了不好的事情！」乞丐忽然笑起來，「告訴我，這裏不要緊，我沒有法子可以害你的。」

聽到這句話，一陣刮心的悲痛，一種比餓比冷還要利害的悲痛，一種無涯的孤寂，一種莫可名狀的傷心使沙明五痛哭起來了。

「不要哭，不要哭，凡人開頭來過到這種日子，沒有一個不哭的，但是往後便慣了。并且你可以不必着急，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步，便是有多少對不起別人的事，別人也不來管你了。」乞丐用冰冷的手來拍他的肩頭，正正經經對他說。

「不是，不是。」忽然惱怒停止了沙明五的哭，「我是報館裏的書記，被他們辭退了，同時又欠了客棧裏和飯店裏的錢，他們不讓我去住宿吃飯，所以才尋到這裏來的。」

「那末你難道沒有朋友麼？」

「爲的是一個朋友也沒有，我不是此地人，從前年起漂流到此地來的。素來是孤身一個人，并且沒有一個錢，因此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朋友，從前的朋友，爲了我這樣就把我丟開了，目下這許多人，看見我這樣一個也不來和我做朋友。我素來在這世界上好像是另外一種人，不是他們的同

類，他們常常不睬我，欺負我，這時候，索性把我擠出來了！」

「這樣嗎？」乞丐說，「這在我倒好像是件新鮮事情。我，並沒有照你那樣想，我從小就這樣，自己知道本來就不是他們的同類，我是在另外一個世界，他們裏面的情形，我一點不知道。但也常聽見人說，有種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便被許多人睬，結果就會和我一樣，到這另外一個世界裏來。然而並沒有知道，像你這樣，好好兒會被別人擠出來的。」

「我沒有法子再去找事情，我想我只好餓死了！」沙明五說。

「餓死！」乞丐說，「這倒不會有的事，人是天生出來的，牠決不讓你餓死的。像我，在這世界上已經有二十幾年，天天是這樣，也沒有餓死。並且我已經過慣了這種日子，並不覺得比他們苦，而他們，倒比我忙得利害。有時候，我也羨慕他們，但是有時候，倒也並不覺得他們比我好。」

『你的日子怎樣度過去的呢？』一個須要請教他的心思從沙明五的心裏滋生出來了。這好像是他的絕望中的最後的一個需要養活自己的方法，是絕對的不願意自己這樣死去的方法。

『那是簡單得很，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過去的，總之我是向許多別人手裏去討一點錢，再來養活我自己，我的性命好像捏在許多別人的手裏，常常挺着餓，挨着凍，去等別人的施捨。』

『啊啊，我不能這樣！我不能這樣』沙明五的頭突然用力亂搖起來，在他的眼睛裏，已經看見自己和這說話的乞丐一樣，渾身細着些棉花，擎着一根棒，站在風雪裏面，做出需要許多別人垂憐的樣子，在向他們討錢了。於是無形中好像有一隻鐵手來扼住了他的喉嚨，叫他吐不出一口氣，又像一大堆雪壓到他身上來似的。他的每根頭髮都像在連根拔出，每根的神經抽動起來，結果是打起戰來了。

「你冷嗎？我給你一點東西吃。」乞丐說，便從破爛的棉絮中，靠近肚皮的地方，挖出一個小瓶來，倒一點東西遞給沙明五：「你吃這個，這吃了可以熱一點。」

沙明五認得這東西，是砒礪，他說道：

「我不吃！這要吃死的！」

「哈哈！」乞丐笑起來，「你們這樣怕死嗎？但是人是不容易死的！」

沙明五吃了。但是這時候乞丐已經疲倦了。「好吧，且不要傷心，我做你的朋友。睡一會兒罷，也許你一定會和我一樣的，到明天，或者有個好消息給你。」他說着，便又鑽到乾草裏去，像個魔鬼一般隱沒了全身體。而沙明五，頹然倒下來，腦筋還是無休止地絞動，仍然拚命地去想。

## 六

一種敲着木頭的聲音使沙明五從極其疲乏的睡眠中驚醒；在他的夢魂中這好像來了一個什麼救星，他立刻撐開眼睛，把腦袋努力豎起來，再用耳朵用心聽。剛醒來的時候好像一切都平常，猶如前幾天尙未遇到打擊而睡在廣鼻棧裏的一般。但他立刻想着了這無路可走的遭遇，靈魂又痛苦地向各處亂撞起來。這廟裏邊，沒有一個牖戶，是不辨五指的黑暗，正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僅僅是乾草的較白的顏色浮在他的眼前，令他想起夜來遇見的種種，十分相信他自己正睡在一個乞丐的旁邊，這乞丐，現在當然還鑽在乾草裏。

敲着木頭的聲音還是响，他辨出這是有人在敲廟的門。他爬起來，用出全副精神使自己十分清醒，去拔開門上的門。門驟然向裏面打開，外面

正是一片白雪的光芒，幾乎使他目眩而倒退。一個人隨即從門縫裏擠進來，而且同時抓住了他的手：發出比哭還要難聽的聲音說：

『快點告訴我，你爲甚麼要到這裏來？』

『唉唉！』沙明五睜起眼睛來說，同時緊緊地抱住了她，『你別管，你別管，快些不要到我這裏來，他一定更要恨你，也一定更要恨我了！我，不要緊，而你，要被他打死的！』

『死，不要緊，我看見你這樣的活着比死還要苦！我也快死了，他昨天又打了我一夜！』

『這大概一定是爲了我，然而他太疑心。不過，你只好忍耐一點！』他說。

『不是的，這並不是爲你，他一直這樣打我的。你知道得清楚，從二月裏起一直把我打到今天了！這種日子，我活着寧可死！從前，你常常

可以到我那裏來，我可以同你講講：往後你不能再來了，這我再不能同一個人講。沙先生！我沒有一個親人，你是我的哥哥！你是一個男子！昨天，你的錢從那裏來的？快點再去想辦法！他只要錢，你還可以在我們那裏去吃飯！」老板奶奶撲在他的身上說。

『這是天害了我們！那錢是一個朋友借給我的，然而他再不能借給我了！我只有這一個朋友！從此之後便斷絕了路！你，只好忍耐，去順從他，使他不再來打你，除此之外，別無法子了！』

『你去求求你那報館裏的經理，告訴他說你是這樣的苦，他一定會再用你。』

『這是你們女子說的話，完全沒有用。他會請我吃耳光！』

這時候聽得乾草響起來，乞丐像鬼一般忽然溜到他們的後面，做出異樣的怪笑，說道：『我知道的，早猜到了，你一定做了不好的事情。』他

又把面孔伸到老板奶奶的前面來：「算了，算了，他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你隨他去罷，別再害他了！」

老板奶奶看見他，哇的一聲叫起來，格外緊緊地抱住沙明五，喊道：

「我比你還要沒有路走，我只好死，我只好死！」

「你滾開！你一點也不知道！」沙明五照華乞丐的面孔說。於是儘他的腦筋再想了一會，用勉力做出來的溫柔的聲音對她說：「你去，我陪你一起去，我有法子叫他不再打你。」

「做不到，做不到！他連你也要打，而你又打不過他。他昨天說的，儘今天晚上要把我弄死，沒有一個人幫助我，我今天逃出來，再不敢回去了！沙先生！你是我的親人！」

「沒有的事，胆大一點，他到底是你的丈夫。」沙明五說，「來，儘我的能力去說給他聽，他便會不再疑心我，我再勸勸他，叫他以後不要再

打你。」他說着，緊緊摀住她的手腕，拖她到廟門外來。

「使不得，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你們兩個都要吃虧的！」乞丐大聲說，用眼睛釘着老板奶奶看。

沙明五沒有聽見，盡力用他所能說的言語去安慰她，同時盡力在想出許多使人相信的話，仍然抓住她的手，防備他滑倒，恐怕她昏厥，一步一步踏着硬而滑的雪地走。

乞丐跟在他們後面走。

走到吃飯地方的門口，老板奶奶在抖戰的身體裏面格外加倍抖戰起來：

「我怕他！我怕他！」倒退一步說，使沙明五搖晃了一下身體。

「不會的！」沙明五用勁扯住她說，隨即去頂開那扇門：他叫道：「掌櫃的！你爲什麼一定要打你的妻子！」

但是他還沒有走進門，只見高個子的老板挺出來，用像要吃人似的聲音說：

「這還有什麼說的，好！兩個一起來！」

「你不要疑心她，我，天曉得！」沙明五說。

「自然，不必天曉得，我也曉得的！來，一起進來！」老板說。

「頭一句話使你相信她，她是怕你打，而我，不過是可憐她，再沒有別的事，你自己當然也明白的。」沙明五說。

明白得很！」老板嘆氣一般說，出其不意，走下一步，便又抓住了她的頭髮。

「救命！……」老板奶奶用不像人的聲音喊起來。

「請放手！我有很多的話要同你說。」沙明五氣急地說。

於是只聽得，胡同裏所有的風門全劈拍地响，人便從裏面擁出來，然

而沒有一個人說話，很寂靜，像聽上官演講的兵士一般，齊整地全往這邊看。

在極短的時間，沙明五看見那週圍是不少黑的人站立在白的雪地裏，形成莊嚴而靜肅的空氣。其中，稍有一點兒小小的騷動。「不必……」一個人的聲音，但不知道是那一個在說，也看不見有一個人做出特殊的動作來。

「不用我來說，大家都看見的！……」老板搶着說。他的漲在沙明五面前的面孔忽然似乎變大了。沙明五看出那顏色發紅，又發青，眉毛一根根變粗了，細眼睛的瞳神上迸出一點強烈的晶光，鼻子裏牛也似的喘氣，底下，是胸脯，再底下，是肚皮，一齊像癩蝦蟆似的結實地挺起來。「不行了！我也應該走！」一個不成整塊的念頭在沙明五的腦中間過，他突然胆餒，轉過身，拔步就奔。

「你逃嗎？」聽得老板在後面喊起來，同時是一陣騷動，許多腳聲跟在他的後面。

沙明五無理由地更其胆餒了。好像自己真的做了一百分對老板不起的事，而人家是要來打他了。他不回頭，沿着胡同急速地奔。奔盡這一條胡同，又穿過另外一條胡同，跨過一條溝，跳過一頂小的石板橋，又向右邊走。

正奔間，有三個熟識的字射進他的眼：「廣昇棧！」他又想往回走，然而一回頭，看見老板的面孔正在二丈路口以外向他這邊擁過來，同時又有那乞丐的面孔，老板奶奶的面孔，還有很多別人的面孔。於是他選中了橫裏的一條路。

但是已經聽得廣昇棧裏有人喊：「掌櫃的，他來了！」

只見掌櫃的從裏面托地跳出，而且一忽之間就站在他的前面。

「慢點走！」他又開手，攔住他的去路。

然而沙明五不答話，憤然了一下便衝了過去，向一條極小的胡同裏奔。同時，他聽得後面的騷動更其利害了。

剛要奔出胡同，在拐灣的角上，忽然又看了海關監督的乾兒子的面孔，正向他這邊走來，沙明五趕緊低下頭，認準他的右邊奔去。

「攔住他！」掌櫃的嘶聲在後面喊。其時乾兒子正走到沙明五的面前了。

「你！……」乾兒子的面孔也突然猶惡起來，分明對他要特別的動作了。這已經不讓沙明五有妥當計較的功夫，他週身緊縮了，下死勁，一拳向他面孔上打去，看見他撞到牆壁上去，倒了。

「這還了得！」後面的聲音大喊起來，那騷動尤其利害了。他背皮上覺得，全街市向他這邊傾倒過來了。

沙明五還是奔，……

這是已經到鬧熱的地方，白雪和煤煙組織起來的街市被壓在陰霾的天空底下。人們在那中間蠢蠢然各自做着各自的事，並且都在走動。這其中有許多小孩子，也有老太婆，而特別一樣叫做兵士的尤其來得多，帶着比衆不同的面孔，像在打算種種佔便宜的方法，而且像預備隨便打人。然而更有一種說不出來看不出來的東西漲滿在空氣裏面，使人人覺得，這情形和往日不同，是正當有莫大的禍患的時候，有害人的東西暗地躲在許多普通人的後面，而許多普通人也好像都是那害人的東西，然而究竟不知道誰是害人的東西，誰要快被那東西害了。所以大家俱各惴惴然担心，怕被人抓去，而同時又希望趕快抓出那害人的東西來。

沙明五沒有住腳，還是奔。這時候，他有點近乎瘋狂了。他似乎已經不知道自已爲什麼要奔？然而不能不奔的。有時候他試着停止了一步，

但是又拔起腳來奔。跟在他後面的人也是在奔，同時喊着。於是這使沙明五更其覺得應該奔了。現在，他非但明白後面的人是正在追他，并且相信前面的人也都要攔住他。有一個時候，他心理明白起來，相信沒有了不得的事，便想鎮靜自己，用話來替自己解釋，但是接着又是利害的害怕，於是覺得還是奔的好，於是還是奔。

抹過一個小菜場，看見那裏特別的來得人多，並不知道正在做些甚麼事，但只見，有些紙張在人頭上飄起來，也有些手伸出來抓住那些紙，但也有些紙是任風飄去了。沙明五匆忙中也很明白了這是怎麼一會事，但他忽然又想鑽到人多的裏邊去，使別人認不清楚他。然而便在這時候，他分明看見有人被兵士抓住了，那被抓住的人手裏還擎着紙，面孔青白，被兵士提到許多人的外面來了。

一陣無理由的震恐悚逼了沙明五的全身，他無條件地格外覺得應該奔

了。於是他又拐了一個灣。後面的騷動比前又利害了，而旁邊和前面鬚髯也騷動起來。是否爲着他騷動起來？還是爲着那紙頭和被抓的人騷動起來的？他已經沒有功夫去思考，至少，他十分相信他現在已經和其餘的人不相投，即使別人不一定要抓他，也是一百分的討厭他的。那些人，已經像不是他的同類了，似乎俱在想達到把他擠出去的目的，他固然仍舊在這世界上逃也似的奔，但這世界似乎也在排擠他，所以他模糊中幾乎想奔到世界以外去，不必定要有來追他，他也應該早點走了，所以他還是一味地奔。

【七】

到底是一個十分清楚的念頭叫他勇敢地站住了，而且正對着他追來的人站定。

「你們什麼要這樣追我？我，現在不走了！聽你們怎樣辦罷！」那聲音十分的顫動，像是他的靈魂在說話。

人家沒有來聽他的話，掌櫃的，老板，乾兒子都趁這機會喊道：

「快給我把他捉住，別放了他！」

忽然像不知道從那裏鑽出來的，又像早已預備着的，沙明五的旁邊來了一個警察，用手拍着他的肩，說道：

「走也走不了！」

沙明五這時候方始清楚了，但唯其因為清楚的原故，他心裏憤怒而又着急了。他極力做出使別人同情他的顏色，分辨道：

「巡警先生，你別聽他們的話，他們都誤會了我，其實，我並沒有犯什麼事，而且可憐得很，別人斥退了我的事情，正逼得我無路可走……」他心裏重行由清楚而說不出地悲苦起來，淌出了眼淚。

「他欠了我的房租偷跑了，而且……」掌櫃的說。

「我的皮大氅是他偷去的！」乾兒子說。

「他！……」飯店老板說。

「都不是！……」老板奶奶嘶聲夾在裏邊說。

「罷了，算了罷！」乞丐說。

「不對不對，這都是他們冤枉我。」沙明五說，熱切地想去握警察的手。

「那末你爲什麼要這樣逃？」警察說。

「那是因爲他們要追我，你想，我已經快要沒有飯吃了！」沙明五格外悲切地說。

「這樣嗎？所以，哦，你就那樣，那末，都一樣。」警察會心地微笑着朝他說。

「是的，因為是那樣的……是沒有辦法……」沙明五只得十分慚愧起來，但也只得想說實在話。

「然而這已經很夠了！」警察忽然莊嚴起來。

「請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我……我可以把我的情形對你仔細講……」

沙明五去捏住了警察的手，同時又去搖他的胳膊。

但是警察立刻用勁去撞沙明五的胸脯，而且扭住了他的手：

「上裏面去說罷！」

「不用去，我一說你就會明白的。」沙明五說。

「呸！沒有那功夫！」警察睜圓了眼睛，照準他的面孔唾過來。

憤怒便又從着急裏頭跳出來了，沙明五便又忽然曠強地喊道：

「我沒有犯法！」用力脫開了他的手，向一旁跳過去，似乎又想走。

於是警察吹起哨子來，一刻之間來了第二個第三個警察。

「他胆敢拒捕！」他們一齊說。再不讓沙明五有說話的餘地，思考的功夫，挾着便走。

街市上的人認爲他已經有被捕的價值了，人們便向走邊擠過來，個個用精密的目光朝他看，騷動便真的十分確實爲着他煽動起來。除了本來跟在他後面的人以外，更有許多人來跟着他。

但是別處也仍然有另外的騷動，他看見，在左邊一個廣場上，正有人蟻蟻似的黑壓壓地擠過去，一忽之間又倒退，倒退之後又向各處擠。這邊的人，也便離開了這邊的騷動擠到那邊去騷動，但那騷動沒有完，又擠到這邊來騷動了。在這騷動之中，由打橫裏又忽然擠出一隊兵士來，齊整而嚴肅，木頭也似不說一句話，只是一列用兇狠的表情，分開衆人踏出一條路。爲頭的捧着令箭，一直向前看。後面兩個是背着刀，也是向前看。其餘的都是向前看，像要把一切的人狠狠地看死，而這狠狠地能夠看死人的

眼睛，便狠狠地看到沙明五這邊來。

擠在沙明五旁邊的人便又各自向四處擠，把警察和沙明五孤另另地擠出來。

「又是一個嗎？」那捧令箭的兵用全副力量朝沙明五望着，對警察說。

「他是……」警察說。

「交給我們！」捧令箭的兵像菩薩一樣說，說話的嘴立刻閉住，使人疑心他是個本來不會說話的死人。

「他不過是……」警察說。

「滾開！上頭的命令！」捧令箭的兵重新開口說一句。於是其餘不說話的幾個兵，從警察手裏帶到了沙明五。

一種出生以來從來沒有感到過的冷氣通進沙明五的心，他一百分的明白而且相信，同時一點不模糊的記起剛才看見的被抓去的人和種種的騷

動，他知道事情一切都錯誤，然而已經確確實實這樣錯誤了，而這錯誤已經像鐵也似的堅固，沒有發生效力的解釋。誰也不願意去承受的痛苦，比餓死凍死，以及一切撞死跌死的痛苦還要痛苦到不知道多少倍的情形擺在他的前面：就是至多在半點鐘之後，他的頭要痛苦地和他的身體離開，血要從被刀削過去的地方激射出來，於是痛！痛！……他便再沒有能力來看見這世界！這世界，無論如何總是可愛的，人死了，不能再活，他現在明明地活着，然而明明的即刻要死。

人們便又厚厚地向這邊成堆似的擠過來，但是不近前，自然而然你擠我，我擠你，擠成一個大圈子，把沙明五和兵士們圍困在中間。兵士們，也在這一刻之間打成一個圈子，去攔住那些人擠進來。就剩下兩個兵士各自挾住沙明五的一條臂膊，使沙明五在匆忙中感到他們的指爪猶如像鋼鐵一般快要插進他的肉，他非常地痛，但這些小痛已經不成大問題，那事

情，立刻快要開始了。

確實是一個極短極短的時間，沙明五的心裏是清楚還是胡塗，也分不清楚了。胡塗的是他疑心這事情的遭遇或者是假的，他不相信這樣重大到不能再重大的事會發生得這樣容易，並且從自己身上發生出來。他明白的是一切遭遇正是如此，而且所以造成如此的經過沒有一點是假的。這就是人家要殺他而他正要被人殺，無從得救。這好像已經編成了一句語來敲在他的心上，那心正像被一個甚麼東西一把捏碎了。於是他的腳在雪地上跳起來，捲開五指，像正在拚命抓進空氣裏去。一種低神經的希望身體立刻拔長一點，隨即跳上天，縮短一點，隨即鑽入地皮，又想自己只要有一種適當的力量，便可以擺脫他們的手，而即刻往人堆裏鑽，再盡力的逃了去。

「阿呀！我不過是偷了皮大氅，不過是一個賊，並不是那……」他的

喉嚨儘其所有的能力喊起來。

但是沒有一點見效力，除開他以外的人們已經肅靜了，個個只呆睜着眼睛。

「老板！掌櫃的！啊！只要你們說一句話，快點！」他又拚命喊，同時儘眼睛的能力，想在人堆裏去認出掌櫃的，老板，乾兒子的面孔。然而他仍是認不出來，他只見無數的面孔，排列，堆疊在那裏，而這些面孔竟也無區別，像從一個模型裏刻出來似的，一列不動，也沒有表情。

「跪下」一聲么喝在他後面響起來。這在他並沒有聽清楚，但是他的膝骨自然而然後服從，跪下了。於是一隻手在他的頭上一壓，他的頸子又伸長了。

拏刀的人認準了他的頸子。

這最後的一刹那，在沙明五的意識的最下層，似乎覺得還可救，就是

只要尋到一句適當的話，便立刻可以停止這事情的進行。但是千萬句話中沒有他找得到的適當的一句，完了！

『哦！……』於是所有的眼淚都從他心中迸出來，他放聲大哭而他的眼前的一切忽然全都變成血色了，大地和天空，人們和房子，一切分辨不出地都變成一片紅色，似乎是那太陽來燒着地球了。

一切都肅靜，靜得像亙古以來未有的靜，靜得像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似的靜；然而這世界上分明有人，是許多人在那裏看殺人。於是這最後，無數隻眼睛都看見，一把叫做刀的東西在叫做人的東西的頸子上砍下去了，立刻聽得那被砍的人的哭聲也寂然停止，叫做腦袋的東西和叫做身體的東西分開了。那叫做頸子的東西，乍地收縮得很小很細，乍地又放開，鮮紅的血便噴泉似地向天空方面射上去，又雨一般的落下……這時候，在無數的人堆裏忽然發出一縷小孩子的怪叫，那聲音像一根燒紅的鐵絲，通進人

的骨髓……沙明身上的肌肉顫動了，蒼白了，倒了，同時，他那腦袋，打到雪地上去弄出一種沉重的聲音，而他的眼睛猶還耿耿地睜開望着大家，只一滾，牙齒便去咬嚙着一團冰結實的雪塊，是一種苦痛，憤怒，使大地也好像會略略震撼了一下的聲音。

十七年，五月，廿五日，在南國。

十七年七月二十日付印

(白癡) 實價大洋五角半

版權  
所有

上海棋盤街五二五號  
眞美善書店發行  
電話中央六四一八號

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

一一五〇〇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國光印書局承印  
電話西三七四三號



C

6.7